

年卷

期

3

7

第

第



奮 員

期 七 卷 三



貢獻旬刊 第三卷 第七期(即25期)目錄

獨奏(封面)

奇異的來客

夢想者與政治家

醫生與政治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之反應(七)

現代的文學(下) 佛朗西的談話 德國布門著 日本上田敏著

海上通信

我愛我的故鄉

小喬寒

大題小做

慈禧太后的見解

苦薇士先生的真理

美人風景與自戀

馬來人的飽健

應時小品

後半夜的標語

附錄

汪精衛先生與林柏生討論黨務

—— 十七年八月五日出版 ——

雷圭元

龔之珩

王季甫

江紹原

嬰行

查士驥

勉之

九世馨

毛世馨

少雲

春若

山江

查紹

啓事：本刊每年四卷，每卷九冊。第二卷第一期即第十期。第三期第一期起，預定價目略自第二期起，第九期以前曾有改動，如第十期後再下期者，仍照前寄奉，待滿期後再請按照新章續定。

定價

每册大洋一角

預定半年八册大洋一元五角

全年十六册大洋三元

(國外另加郵費每期四分)

廣告價目

每半年二十元

全面四十元

哈同路民厚里六三二

嚶嚶書屋發行

電話西一八六四

本代 (兼代定) 開明書店 亞東圖書局
 處派 (兼代定) 新月書店 亞東圖書局
 南華書店 春野書店
 愛文書局 真友圖書公司
 愛文書局 金屋書店

奇異的來客

龔 珏

突然在我底住處闖進一位客人來，正當我沉入思想中，有所期待的伏在案上，迷茫地注視着時鐘的時候。

我站起身來招呼這位突如其來的客人：「先生貴姓名？」這樣誠懇地問他。

「先生貴姓名？」他重複着說，「好漂亮的問話，你是從那裏學來的？」

我十分驚異，我心裏這樣想：真見鬼，今天可碰到了什麼了。

「確是碰到了我了，」他隨意地說：「你却沒有碰到什麼鬼；但這有什麼關係，還不是一樣嗎？」

我怔怔地坐下，茫然而又不安地注視着這位奇怪的來客，緊接着說：「客人，那末，我可以知道你底來意嗎？」

「來意？我正等着你這一句話，我可以回答你。」

他一陣狂笑後，重又板起臉來，說他底一套話。

「自然囉，你是需要知道而且明白來到你面前的一切，但是你永遠不會知道清楚的。突然地來到你前面的一

切遭遇，怕就是你永久的客人。你誠懇地接待着你底來客，這是你底聰敏，因為你沒有法子可以拒絕。在你底住處永遠不會有可以關閉的門的；這樣你更不必想望從一個門房底手中得知你底客人底貴姓名了。你想，張，王，李，趙，于你有什麼意義嗎？還不是一樣嗎？一樣地不會使你底清楚，正同你自己不清楚知道你自己一樣。

「你機智地接進來，暢意地送出去，用了你輕飄的不相干的問話，笑容，客套，對於你底來客：這個也是你底聰敏。你可以躲藏着自已底一切，而且可以有探索底餘暇，你可以你底誠摯接受好意，以你底儀容去寬鬆仇敵。這樣，你可以不着痕跡地使用你底防範和武器。然而這個防範祇煩擾了你自已，你底武器却損害了你自已。聰敏的人常常是如此不聰敏的，因為聰敏的人總常常忘掉了自己，期待着幸運正期待着禍患一樣，而自己煎熬着。

「你不能使自已有一點餘暇，鎮靜：你注視着我，打量着我，而且等待着我的來意，好意或是惡意，因之你給了我充分的時間，可以在你身上顯示，給予我所願意的。」

也是你所願意的。而且你一定會因我而驕傲，欣喜，或者悲忿，苦訴。這些就抓住了你底頭腦，手臂。

『是的，你可以上下打量我。我底衣服破爛了吧？那末，我不過是一個乞丐，或祈求者，請你伸出手來，你可以驕傲，或者厭棄。我也可以是一個強盜，匪徒，你可以向枕邊取出鎗來。或者我是美麗的，那末，我可以是你愛人底婢僕，或就是愛人底本身，你也可以伸出手來，喜悅，歡愉，擁抱，沉醉。但是你也得提防這個或許是個魔鬼底化身吧！』

『我可以是個天神，帶來幸運，使你匍匐，敬禮，正同我是個魔鬼使你恐懼，狂喊一樣。而且我簡直是你底仇人，情敵，正同你在給情人訴說衷情時所罵的那個，和你日夜所要設計，殘害的那個一樣。那你就得顫慄，驚懼。這都沒有關係，他們都是你要用禮貌歡迎而沒法拒絕的永久客人，正同你逐日所想所做的事物一樣的多。』

『你不必緊蹙着眉頭，瞪視着我，我底來到就是我底來意。我底打擾無須請求你底原諒，正同你自己不需要什麼原諒對於你自己的一切事物一樣。一個無爲的饒舌的酒徒與一個負有使命的正經人于你有什麼分別，還不是一樣站立起身來誠懇地招呼和送走嗎？』

『我，就是來到你的面前的客人，另外你可不用去找

意義和名稱。你如果不喜歡我，那末拒絕我，不睬我吧，祇要你能夠在招待客人底熱烈中留出餘暇去認識你自己，把穩你自己底重心。』

這位奇異的來客說完他底話，蔣笑着點了點頭就出去了。

我茫然地也站起身來，但即速地重復坐下，目送着這位奇異的來客消失在門外。

一九二八，五，二，西函。

貢獻合訂本

第一二卷已裝成

每卷實價大洋五角

各地代售處均有經售

夢想者與政治家

佛朗西的談話

失之譯

我很曉得夢想者在政治家面前是一位纖小人物。

政治家是羣衆的偶像。他是羣衆的主人與羣衆的奴隸。他帶着一大隊黑白不分的求事者在他後面。他有勢力，著名，光榮。他手握民族的命運。他領民族至繁盛或

至衰敗。他創立法律。尤其是創立法律表出他的威力。造法律，立人羣應遵循的規約，設那一個公民都無權超出的界限。這是不是幾等於天神的一種無上尊嚴呢？

但有一個小小的保留。即法律從不規律什麼。一條法律，當領導者定出來時，久久以來既通行習用。牠不過將風俗習慣追認而已。若牠與風俗習慣相反，牠則爲死的具文。

所以在立法者之上，有握實權的風俗習慣。由誰造成這些風俗習慣呢？由一切人，尤其是由夢想者。夢想者的使命不是在爲團體而思索回想嗎？

對於靜想，同對於耕作，對於轉運，對於航駛，對於建築房子一樣，要有一種推引的氣勢。我毫不曉得這類事翦裁，琢磨思想的人們是否比其他的人較有應得的價值。

至少，當他們充盡他們的職務時，他們值得受某種感謝。

有好幾種款式，他們用以改善全人的生活。

在他靜悄若睡的院子深處的實驗室內，戴古老眼鏡的孱瘦學者重捏改塑這個世界。

即在我們的眼底，我們不見因近代的機器作用，尤其是因蒸汽機所致的革命張加擴大嗎？這種發明的震撼威力現尚未近平息。距離因此縮短了。爲交通的極端便捷所減小的歐洲，實際上，其廣大決不超過當拿破崙第一時的法國。全世界在現時也毫無有大過一百年前的小歐洲。

大地的歷史中的那些將要近臨的轉變，這種真理不是預先推知嗎？

書籍，小冊，日報的神奇進步，隨風播散最大胆的思想，也不是加速那些將近的蛻化嗎？

不單由於各種發明，夢想者改變他們的同類的生活，且又由於最玄妙的與表面最無用的思想。

哥白尼克證明地球非固定不動。他將地球推出那個驕傲所岸然遊步的中點之外。地球遂不過是浮游於無限中的

一個蕞爾浪子。請細察這種搖動所激起的長久回響。既是人類不住在宇宙的固定不動的中心，既是他們流浪在一滴飄泊於大空中的汚泥上，則他們不是宇宙之王。他們失掉他們的神學上的確定依據。疑惑，批評，以及一切近代的滋生的不安乃鑽進他們的頭腦中。很不定與很可憫的可憐虫，他們一天一天的覺得寬容忍受的神怪與相互憐惜的神怪。

達爾文教人進化論。請究進化論自是對於人智所為的無限效果。不停的，人智更覺到使凡生活着的與凡受苦着的相接近的那種深遠的原本同情心。不停的，人智更懂得一切都不知不覺的轉變，及想阻止不可避免的遷流或求將其猝發，都是徒勞無謂。

即這樣，大多數的偉大發明都終歸於影響到我們日常的生活。

其他的夢想者，作家與美術家，沒有與學者同等的力量嗎？

真實說，這就是他們，從高處，在前面引導民衆，因他們構成或劃定每一國的精神。

沒有詩人的加入，一國的精神上的和怎樣產出呢？種族的繁雜，地方省份的特奇差異，由戰爭與條約偶然的

聚在一起，一種公同的意見怎樣湧出，假若思想家不一齊與依次爲一切他們的同人而作成這個意見呢？

有些夢想者最先表出在他們四周的人們的情感：他們將聲音給與在他們周圍受苦與歡樂的人們的希求欲望。繼則，若他們的言詞清晰，若他們的生身地域由智力或由力量將這法律加諸相隣的領土，這些第一次的詩的聲調如同響一般傳達與別的歌者，將其重唱及將其流播。

漸漸的，橫被全國的各處，一種和協造成，一種交響樂作好，凡缺憾不諧的音響都溶合爲一種唯一的曲調。

當然有許多夢想者，許多詩人，許多美術家都加入這個樂會。但歷代以來，樂隊長是少有的。

很少很少維揚(Villon)，拉比列(Rabelais)，蒙丁尼(Montaigne)，莫利哀(Molière)，伏爾泰(Voltaire)……

且取別一個影子供我作比喻，這些大人物是建築一個國家的工程大師。應他們的天才的號召，千百的工作匠成羣結隊的齊集。即這樣，各國的特性漸次堅定。即這樣，我們的精靈的法蘭西，獨立的與誠實的，諷刺之熱情的與報復之譏笑的建築物，理性的，社會性的，富悲憫的建築物，人類博愛的建築物得以造起。

好哩！現在，我的朋友，這座美麗的建築，應勇敢的

繼續工作，不是叉手旁觀的時候。要將牠擴大，使一切的人都能居住。即於此，大大小小的夢想者應下他們的力量。

想看見牆壁豎立，傲岸的圓柱排與闊大的三角門頂列起，最底微的同伴都很欣喜爬上層梯，將滿盛灰泥的吊桶送給較精巧的工人，他們則在木架的高處砌結磚石。

所以請任我，我親愛的朋友，請任我替「夢的城」拌雜灰泥。這是我的定命，我歡喜這樣，我不要求別的。

○ ○ ○

這篇談話從 Geell 的 *A Propos d' Anatole France* 一書譯出；這書有十五章，皆是作者與佛朗西的平常談話，中有許多風趣的故事，感想，或關於當時政治家的，藝術家的，或關於佛朗西個人的文學生涯，他的主張，他的意見，他的朋友間，或慕名來訪他的笑話，等等。佛朗西不善演說，但擅長談話，隨便吐露一言一語，都令人傾倒，加以他的善譏愛諷，博聞強記，在坐終日，亦不覺其倦，所以此書作者悔恨不能將佛朗西的談話之美完全傳出，謂僅能傳神於萬一。

此書十五章的最後一章題為「夢的全能」，這段譯文即見在此章中。在佛朗西的文學生活中他有時為政

治主張的論文，他曾相信無政府主義或社會主義等等，實則他是一位夢想者，政治主張，乃他的隨便遊戲。這章述當時法國大選，有許多勸佛朗西從事運動作議員，且謂黨中人替他預備，只要他願意即便成功。佛朗西於是為這一段談話，將夢想者與政治家比較，說他情願為夢想者，請他的朋友們不必來勸，這是他的定命云云。

我貢獻這篇短短的談話於讀者，因這幾節文字含有很深的意義，尤其是對於現在的中國青年。中國的傳統思想是：「幼而學，壯而行」，很少很少為「夢想者」而終生的人，因此無論在何一方面都沒有很偉大的人物出現。人的精力有限，一生實現一理想，猶恐不能；何況朝秦暮楚，一日三遷呢？因要變更，遂捨棄理想，結果大多數都為隨流合污，苟且偷安而無理想的動物！中國人的眼光只注到眼前目下的實際問題，只會在圓徑一尺的圓周內叫號跳擲，拚生捨死，曾不曉得從最高遠，最玄妙與最偉大者着手，曾不曉得一條乾燥無味的數學公式能影響全人類，改造全世界，曾不曉得一篇詩，一曲樂，一件藝術品能維繫一時的人心，欣忭全國的民衆！中國人於是只能大家擁擠在

蠅頭鬻角內，在這唯一的仕宦之門，狗狗偷偷爭名奪利以過此有涯無聊之生！

請現在有志的青年們細加思索，若你們喜歡夢想，立即做你們的「夢想者」，實現你們的夢想，千萬不要更改！是的，以中國現在的積弱，社會的腐敗，非做革命工夫不可；但是，但是，革命亦多方，不要在表面上下工夫，今天革了一重皮，明天蓋上一層，換湯不換藥，終是一樣，而且每况愈下的。即使如你們的願望，革命成功，將你們的主義法律都立好了，如

經典般的大家天天誦讀了，中國即刻會強，社會即會變好嗎？未必。要曉得，革命是無數原因的結果，革命能真正的成功必先既造成一種空氣，既築好一座基礎；橫的方面要為下層民衆的運動，縱的方面要為個人思想的改造，若憑藉幾個人，或某種勢力，若僅僅招出某種具文的主義，革萬次的命，仍是一個「口是心非」！青年，夢想者的青年，要死執着你們的夢想，如佛朗西說的，先造成那一種風俗習慣，因為這是你們「夢想者」的責任呵！

革命評論

第二十期 次日期

一個根本觀念
財政會議中之鄂鄂態度
目前怎樣建設國家資本
黨底民主化與衆羣化
相安一時的診斷
建設問題與本黨現狀
俄國共產內閣後一篇紀事
討論
淺薄革命力量的討論

尤璋璋：公博

汪精衛
沉機
陳公博
存統
劉侃元
馬璋
許德珩

階級問題

讀者論壇

關於國民革命的三個問題

對於目前時局的幾句話

對於中央未頒布裁兵決議以前的意見

我們所要求的國民的政府

可憐武漢的黨

革命軍的今昔觀

編輯後的短訊

丁際盛：公博

漢芳
洗槐
廖英華
龍
肇福

醫生與政治

德國布門(Dr. Boehm)著 王季甫譯

醫生活動于德國政治舞臺上，或者在國會中當議員，其人數比較其他的國家爲少。現在德國國會裏，只有四個醫生在那裏充任議員；一個是屬於社會民主黨，一個是屬於國民黨，兩個是屬於國家黨。在普魯士省議會中，有兩個中央黨的議員，一個社會民主黨的議員，一個國民黨的議員，他們都是以醫生資格來兼任的。別的国家却與德國相反，醫生每每是佔國會中的主要成份。比如法國國會議員中，有九十三個是醫生；在英國下議院，醫生就佔了四十位議席。其他的國家中，亦常由醫生執掌要政，對於內政和外交都發生很大的影響，固不僅在衛生行政，或民衆健康方面有顯著之事跡也。在過去的德國歷史上，醫學的政治人材亦曾輩出，我現在舉出若干政治的醫學家，或醫學的政治家出來，以供參考。我所知道由醫生出身的政治家，其第一人當數普魯士國務員巴爾浩森博士(Dr. Von Ballhausen)。他是一個實習醫生，即以醫生的資格從事於摩洛哥東亞細亞之考察。從一八七九年

起，一直到一八九零年他都在畢士麥首相之下任農業總長。其次當數黑爾帕博士(Dr. Hellpach)，他曾任過教育總長，繼後又當巴登(Baden)地方的州長。至於特著聲譽的醫學的政治家，當推約翰賈可壁(Dr. Johann Jacoby)，魏爾周(Dr. R. Virchow)，穆單(Dr. Mugdan)，羅威(Dr. Loewe)，郎格汗(Dr. Langerhans)，與漢生教授(Prof. Dr. Hensen)。在很早的時候普魯士省議會中，曾有不少的醫生充當過議員，可惜這個數目慢慢的就減少了。以致從一八四九年到一八八二年所有二千八百個議員當中，只有四十三個是出身醫學界。而一八六七年到一九〇七年所有之國會議員中，醫生才不過四十五人而已。我們都有一種共同的意見，以爲醫生真能代表人民的福利，爲民衆代表之最治當者。因爲醫生在其職業當中，能懂得多數羣衆之心理；只有醫生能夠觀察到城市或鄉村民衆之疾苦與需要，并能與各階級民衆發生密切之關係。因此醫生在各方面能獲得信仰，築起了下層基礎；這是關

于政治運動之切要問題，獲得選舉上的勝利，乃很容易的事情。

整個的政治目標，究竟爲的什麼呢？無非是要解除人民的痛苦，增進人民的福利；無論內政與外交，所祈求的僅此一事。我們運用政治的力量，是想來幫助各種企業之發展，不令稍受摧殘與損害，使人人都能享受着物質與精神上充分完滿的幸福。國家立法與制定各種條例法則，如能得醫生參加意見，協同商定，這是很有價值的事情。各政黨儘可各爲其政治綱領爭辯與袒護，但遇制定國家根本憲法，製定各項條例，一定要共同協商，不可偏執一見。尤其是醫生而充當代議士的，要特別的注意。

很可惜的就是德國國會中醫生實在太少了。這種原因在那裏呢？是不是因爲妨礙了醫生職務的原故？或者因爲醫生從事政治生活就會被人看不起了嗎？兩種原因或許都有一點。從事政治活動，特別是當國會議員，這其中所消耗時間之多，與夫事情之繁雜，處在醫生的地位，幾乎是無法兼顧。只有放棄其醫生職務之大部份，或許可能。在現在情形看來，除非醫生有旁的一種進款，或由醫學會幫同解決其生活上之困難。否則從事政治生活之醫生，只有倩人代理其醫業上之職務。不可忽略的，醫生應有政治上

的認識與見解；應該了解政治之運用，即所以增進人民之福利與健康，醫生所祈求的，原不過此等事情。以前却適得其反。的確有很多的醫生，既無政治上之判別力，亦不感政治上任何興味。曾有許多擔任衛生行政的醫生，除了他所擔任事務之外，即一無所知。因昧于現實的環境，亦無法推進其所抱之願望。然由我自身得來的經驗，醫生之性格與所從事之職業看起來，確是一個實際的政治家，所以應該問問國家的事情，應具有政治的常識，還應有點世界的眼光。最好能有一種組織如醫師公會之類，隨常討論一些政治上的問題，養成一種政治上的判別力，由此可以造就許多很適當的政治人材，代表民衆的利益到國會中去努力奮鬥。

有一段值得思念的回憶，當魏爾周與維威爾醫學博士充任國會議員的時候，他們極力反對政府對於德國工人之苛虐條例，幾經挫折，卒至成功。種種關於醫學上之解釋，非經醫生解說，很難明瞭。否則即難以排除許多障礙；又如培育青年後進，應適合其生理與年齡上之要求，以定施教之方針；這個問題自然要借助于各種醫學團體與醫學專門家，但列席于國會中的醫生，共同協作，收效尤不可限量也。關於預防疾病，保護健康之種種規定，尤少

國人對於西洋方藥及醫學的反應 (七)

江紹原

—小品二九二至二九六—

羅定昌的「中西醫粹」，據目錄，中卷應有男，女腎臟丹字圖各一，然千頃堂民國十年石印本竟無，不知何故。閱者中如有人見過不缺此二圖的石印本或木刻本，敬祈函告，如蒙設法將圖描示，尤感。

嘉士約翰與孔慶高合譯的西醫內科全書，有潘駿猷一序。茲蒙新會呂蓬尊先生將序文節錄寄下，至為感謝。

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二八二補遺)

丁福保先生「醫餘叢錄」自序云：「高曾以來，世有薄田，刀圭之間，可居夷惠」。前誤為「家有薄田」，又未能注明出處。

(二九二)古文家的和今文家的五臟說

(一)丁福保「二十世紀新內經」自序(光緒三十四年正月)之一節：——

壬寅五月，桐城吳先生肇甫曾告我曰：「吾國醫學之壞，壞於儒，所傳『素問』『難經』，殆皆偽著，五臟部位，皆顛倒錯亂。其故因漢時有古文今文兩家之學，古文皆名儒，今文則皆利祿之士；古文言五臟，與西說合，今文即左肝而右肺者(紹原案：素問刺禁論有「肝生於左，肺藏於右」之語，吳先生所云，或即指此而言。明張世賢之五臟圖雖將肝置於左，居右者則不是肺而是脾)。漢末鄭康成氏為古文家，而論五臟獨取今說，自是以後，及二千年，蹈襲勿敢變，而鄭氏實尸其咎。」又曰：「吾國古醫，以張仲景孫思邈為最；而仲景「傷寒論」所稱之十二經，考諸西

醫解剖之學，始知其誤；孫思邈「千金方」所論之五臟，亦類取今文之說；吾國醫學之所以不昌也。吾子勉之！」此又吾國劬學者之所深思而洞悉者。

(?)某氏「說文所說五藏與五經異義不同攷」(見毛景義中西醫話卷四)：

「五經異義」：「今文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以爲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皆五行自相得，則古尙書是也」(紹原案：上文，大體據月令孔疏)。「說文」：「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以爲火藏。」所謂博士說，則今文家言也；說文所稱皆古文，許君自後固明言之。而今本說文云，腎水藏也，肺金藏也，脾土藏也，肝木藏也，皆用今文，但後人妄改。其稱肺爲火藏，見於「一切經音義」所引，推之，肝脾亦必用古文說無疑也。(紹原注：參看莊達吉淮南子時則訓注)。攷叔重之學出賈侍中，本治古文家學者，則叔重之重古文可知也。五藏之說，主古文者，叔重而外，惟見子雲「太玄」，而漢初醫家亦用古文。「史記」倉公傳，診濟北王

女子侍者云，「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呾血死」；又論齊丞相舍人奴病云，「此傷脾氣也，當至春兩塞不通，不能飲食」——此皆以脾爲木，故至春或死或劇，春，木德所旺也。或曰：倉公云「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又云，「胃氣黃，黃者……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此非謂脾胃屬土乎？又診齊中郎鮑石病云，「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死」，此非肺金不勝丁火乎？應之曰：未然也，傷脾之色，望之殺然黃矣，其下不又云「察之如死青之茲」乎？史文云，「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此但以黃爲土，不謂胃爲土，更不謂脾爲土也；吾又疑史云胃氣黃，「胃」爲誤字，其云病者胃氣黃，是不病則不黃也，胃之氣在腹中，何由知其黃不黃乎，古書多誤字，不足據也；肺傷後十日丁亥死者，蓋期以後十日死，而其日適值丁亥耳，非謂肺病必以丙丁日死也，此豈可傳會肺爲金藏之說乎？自「素問」以下，醫家諸書，皆主古文，故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惟以醫家之法爲證，其言云，「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紹原案：下脫「心爲火」一句)，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謬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紹原案：

上文亦見月令孔疏）；又自知其說不可通，於是強分五行之氣與位爲二，其大旨謂以上下左右中之「位」言，則脾春，肺夏，心中，肝秋，腎冬，以金木水火土之「氣」言，則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月令」以位言，不以氣言；然因時以得氣，因氣以定位，無二理也。又案「周禮」疾醫注云，「五氣，五臟所出氣也，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賈疏云，「肺在上，常夏」；「心在肺下」，（紹原案：下尚有「心位當土」一句）；「肝在下心下，近右，其位常秋」；脾「于藏直春」；「腎位在下，於藏直冬」。此亦據月令言，並無氣與位之別，與許說正相脗合。夫叔重以月令證古文家說，自是確據，不可易者，月令一篇，出「呂氏春秋」，時尚近古，所采輯皆三代舊聞，自足徵信，獨是主古文說五臟者，求之漢人書中，今可見者已絕。「淮南子」精神訓云，「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高誘注，「肺象朱雀，朱雀火也」；「腎象龍，龍水也」；「肝，金也」；又云，「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高注，「膽，金也；肺，火也；肝，木也；腎，

水也；心，土也」。案淮南所言諸臟未及五行，高氏強合之，恐非淮南本旨，然肺火—腎水—膽金—心土，皆用古文家說，亦足以發明古義；惟肝膽並言，則又以膽爲金，以肝爲木，疑「肝，木也」爲「脾，木也」之誤。然高氏注呂覽十二紀及淮南時則訓，皆兩說並存，以肝木脾土爲用其所勝，以肝金脾木爲自用其藏，而以自用其藏爲後一（？）說。夫春木勝脾土，夏火勝肺金，秋金勝肝木，爲用所勝固然矣；而中央土所以勝心火，至冬水宜勝心火，而何以反勝腎水，此不可通之說，不若自用其藏，說顯而義確也。又「南齊書」五行志引「洪範五行志」云，「心者，土之象也」；洪範五行傳，元書久佚，斯古說之僅在者耳。此外可以證古文家說者，不可多見。自康成而後，治鄭氏之學者日衆，相承已久，堅不可破，遂不復知有古文家說矣。又案「白虎通義」，五臟之說數見，皆主今文；又「春秋元命苞」言五臟者亦數見，並用今文，蓋康成之前，今文之說已盛行。攷今文之學，肇於漢初，尚在古文之前，自伏生口授尙書二十八篇，厥後學者相承不絕，最後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學官，而古文自漢武時孔安國始傳，學未甚顯，故漢人大

率皆習博士，讀通今文家言，至於古文，非篤古好學

之君子不能明也。醫家所用，皆今文家說。張仲景爲

醫學之大宗，而所著「金匱」「傷寒」兩書，亦相沿

不改。然仲景自病證藥方外，所稱五藏脈法，大抵皆

王叔和語，叔和爲「傷寒」敘例云，「今搜集仲景舊

方，用備世急」，是其明證矣。叔和著書，雖本今文

家言，要之，五藏之說，古文實較今文爲尤詳確足據。

近者歐洲醫法，五藏部居，一同月令，益信古文之說

爲不謬。夫說不稽諸古不足以徵信，事不驗之今亦不

足以核實；歐洲創法，必別闢町畦，不踵中國故轍，

而言五藏部位，乃一一與古文之說同，此以見實事求

是之學，雖世隔數千載，地去數萬里，儼若符節之合。

夫儒先道聞，存於今者無幾矣，間有之，又爲俗說所

蒙，學人罕能道，然則歐洲之術，固足珍惜也歟。

(3) 杭州抱經堂書店第三期書目（戊辰四月）頁一二

五有尙書今古文五臟說，一卷，江都孫蘭著，儀徵吳

丙湘校勘。差人去買，答云已借出。

(4) 唐宗海中西醫判上卷云：

宋元後圖，脾居於右；西醫圖，居於左。致淮南子，

已有脾左肝右之說。但脾之應脈，實在右手，蓋其功

用實居於右也。

※ ※ ※

今文古文的官司，我這個外行人，自然沒有資格斷。

但無論誰若有耐心將上面引的文字看完，必定立刻能看出

關於心，肝，膽，脾，肺，腎等臟之部位及其他點，古文

家今文家的主張是不相同的。且將兩派的主張列表於下，

以便省覽。（表中用張世賢五臟圖所畫的部位來代表今文

學家對於部位的主張，這樣做，不知是否錯誤，如錯，當

俟將來發見後更正）。

(1) 心 部位——古今文家都說居中；

與五行之關係——古文家說屬土；今文家說屬火。

(2) 肝 部位——古文家云近右，今文家云居左；

與五行之關係——古文家云屬金，今文家云屬木；

與五官之關係——淮南子云主耳，內經云主目。

(3) 膽 與五行之關係——古文家云屬金；

與五官之關係——淮南子云主口。

(4) 脾 部位——古文家云居左，今文家云居右；

與五行之關係——古文家云屬木，今文家云屬土；

與五官之關係——內經云主口。

(5) 肺 部位——今古文家均云居上；

與五行之關係——古文家云屬火，今文家云屬金；

與五官之關係——淮南子云主目，內經云主鼻。

(6) 腎 部位——今古文家均云居下；

與五行之關係——今古文家都說屬水；

與五官之關係——淮南子云主鼻，內經云主耳。

更簡單的表如下：

(古)

(今)

心 中，土 中，火，舌

肝 右，金，耳 左，木，目

脾 左，木 右，土，口

肺 上，火，目 上，金，鼻

腎 下，水，鼻 下，水，耳

(膽) 右，金，口

今文學 今文尙書；鄭康成；白虎通義；春秋元命苞；

素問；難經；金匱及傷寒論；千金方。

古文學 古文尙書；古本說文；太彖經；史記倉公傳；

月令；周禮賈疏；淮南子；呂覽；洪範五行志；高

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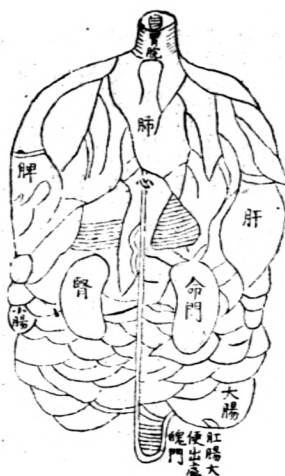
就部位而論，古文家的主張較是，而且他們的主張，

或許真正是「先民」的主張，因其先民假使於人身或獸身的內景沒有任何直接的觀察，則心肝等名怕他們就立不出，他們既有過或種直接觀察，便不至於相信肝左脾右，如今文家(假使難經張圖足以代表今文家)然。先民決不會有正規的解剖學，但戰場上，刑場上，或祭壇旁必定給與他們很多的機會去觀看生物臟腑的部位，大小，及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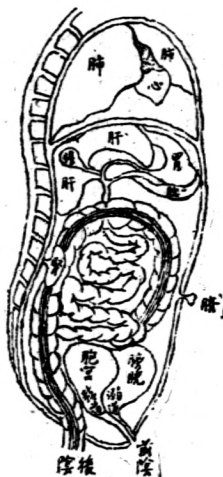
正宗醫學所承認的部位說竟不是那較可靠的古文家言而是那不可靠的今文家言，誠爲憾事。然即使古文家言始終未被「俗說所蒙」，好處恐怕仍是有限的很：在部位一項外，以各臟配五行五官是古今文家都主張的，兩派的主張雖異，其爲毫無憑據則一。心屬土之說並不比心屬火之說更高明；腎主耳與腎主鼻兩說也不見得有高下。從任何配合系統推出來的病理，診察，治療學，是完全一樣的糟糕，糊塗，不合理，無實用——猶之乎說天狗五條脚和說它四條脚並沒有多大的分別。鄭康成「今醫疾之法，以肝爲木，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膠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云云，我怕未必果然呢。「稽古以徵信」決不能替代「驗今以核實」。

十七年六月廿一夜

(1) 四十二難藏府形狀之圖 (明張世賢繪)



(2) 唐宗海中西醫判胸腹圖



之語

(二九三) 海國圖志中關於天主教及傳教西醫

小品二六九會從「中西紀事」轉引魏源(默深)「海國圖志」裏面的一段話。茲查得夏氏只是節錄魏書，爰不避重複，將原文抄錄於下：——

海國圖志原六十卷，成於道光二十二年，二十七年刻於揚州；續增四十卷，成於咸豐二年，同年刊於高郵州。光緒元年魏之族孫甘肅平慶涇固道光議重雕。卷廿七「天主教攷」下雙行小註：道光二十五年，廣東總督奏佛蘭西國夷呈請，天主教勸人為善，非邪教，請弛漢人習天主教之禁；奏交部議，准海口立天主堂，華人入教者聽之，惟不許奸誘婦女，誣騙病人眼睛，違者仍治罪。查西洋之天主教不可知，若中國之天主教，則方其入教也，有吞受藥丸，領銀三次之事，有掃除祖先神主之事，其同教有男女共宿一堂之事，其病終有本師來取目睛之事；其銀每次給百三十兩，為貿易資本，虧折則復領，凡領三次，則不復給，贖之終身。曩京師有醫某者，歲終貧困，思惟入天主教可以救貧，而邪教又不可入，乃先煎瀝藥升許，與

妻子議言，俟我歸，如昏迷者，急取藥灌我。於是至天主堂，西洋人授以丸，如小酥餅，使吞之，予百餘金，歸至家，則手擲神主，口中喃喃，妻子急如前言灌藥，良久暴下而醒，見廁中有物蠕動，洗而視之，則女形寸許，眉目如生，乃蓋之藥瓶中。黎明而教師至，手持利刀，索還原物。醫言必告我此何物，乃以相予。教師曰：「此乃天主聖母也，入教稍久，則手抱人心，終身信向不改教矣」，乃予之而去。又凡入教人病將死，必報其師，師至則妻子皆跪室外，不許入，良久氣絕，乃許入，則教師以白布裹人之首，不許解視，蓋時已去矣。有僞入教者，欲試其術，乃伴病數日不食，報其師至，果持小刀近前，將取睛，其人奮起奪擊之，乃跟踏遁。聞夷市中中國鉛百斤，可煎文銀八兩，其餘九十二斤，仍可賣還原價，惟銀必以華人睛點之乃可用，而西洋人睛不濟事，故西洋病終無取睛之事，獨華人入教則有之也，亦鴉片不行於夷而行於華之類也。

全書另兩卷還有些話可引。

(1) 卷八十一 兩廣總督林則徐譯道光十九年及二十年新聞紙(澳門月報) 蘭頓(倫敦)新聞紙內，

載云律士丹合遞一稟，講論中國停止貿易，皆由鴉片犯禁起見，請國王將鴉片貿易停止。……我等自知以鴉片貽害中國之故，為中國人所憎惡，常欲自解於中國，因思惟醫道有益於人。於嘉慶十年，有醫生俾臣者，至粵救種牛痘，一年收所種小兒數千。道光七年，有醫加厘赤者，在澳施設眼科，五年中醫愈華人四千餘，費去施藥銀千有八百餘磅(磅)，皆衆人捐助。道光十五年，復有彌利堅國名醫伯駕者，亦開外科，數年間，醫愈七千餘人，一切下證，皆來就醫，其餘輕證，難以數計，所費銀亦三千兩，亦衆人捐助，此皆伯駕不貪利，不厭煩，一片誠心所致。讀此，知廣東人早就相信西醫善治眼病和「下證」；種牛痘術之得我國人信仰，也始於廣東。關於後一點，還有許多旁的記載可以作證。

(2) 卷八十三 引林則徐譯「華事夷言錄要」：一又中國藥材，多是草木，外國藥材，草木僅居十之一二，西洋醫不診脈，而中醫及回醫均信脈理，有二十四樣脈，診之即知其病何證。

前此西洋耶密等，在京作欽天監，曾帶西醫與各官府往來，借行克力斯頓教，是以教師必先曉醫道，方能

爲人所說（悅）。

可知那時有些「官府」也頗信西醫。

十七年六月十九日

（二九四）李衛改建杭州天主堂爲天后宮碑記

之一段（附）

以下是雍正九年（西一七三一）李衛改建杭州天主堂爲天后宮碑記之一段：

（天主教人之來）攜帶土物，造作器用，其誑中國之金錢，誠不可以數計。乃聞入其教者，必有所資給，人有定數，歲有定額。勞心焦思，取中國之財而仍給之中國之人，圖利者恐不若是之拙也。或云，每年紅毛船到，必廣載其國中之金錢以濟其在中國行教之人；或又云，彼來中國者皆善黃白之術，以彼國之金錢而用之中國。夫以此數人之行教，而國中居守之人肯傾資以佐其用，則其所圖者非利也；彼既以天主之教惑人，而復借黃白之術以要結人心，是其設心，殆有在矣。……此蓋非無所爲而爲之者，一見其技於噶爾巴矣，再見其技於呂宋矣，又幾肆其技於日本矣，爲行教計耶，抑不爲行教計耶。

天主教宣教師不是來中國賺錢而是來用錢的。我國人覺察到這個事實之後，自然要求解釋。用錢的動機，他們不知從某時起認爲政治野心；錢的來源，則他們早已斷定了是天主教人點鉛爲銀的法術。李總督對於此二說都很信，所以寫的出上面一段文字。「每年紅毛船到必廣載其國中之金錢以濟其在中國行教之人」云云；當然較點鉛爲銀之說更與事實相符，但李總督不以爲有辨別之必要，因爲由他看來，無論錢是外國輸入還是行教者自己弄法術點成的，皆足以證明天主教人之別有用心。

新舊教佈道事業的動機，我們現在不打算討論。但西洋人爲傳教而在中國花費了不少金錢，却是個鐵般的事實。歷年來所用的錢的數目，來源，與徵集法，我們若能查看各教會與宣教會出版的書報，以及宣教師們的著作報告，當可知道一個大概。這種文獻又不是我在杭州所能看到的，無已，姑舉一例以見一斑。現已發還給英國人的杭州廣濟醫院，其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五十年中之「經常費捐款，計中國方面捐助洋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九元，外國方面捐助洋二十八萬五千四百六十三元」（語見廣濟醫院刊五卷五號「杭州廣濟醫院數十年之事實」一文，探者諒信，是梅賾更休職後英國聖公會派來接任的人）。

我國智識階級以及民衆中之反對傳教者大有人在。但能不懈的精密的注視其活動，研究其內容者，似乎沒有。這是很可惜的事。

附記：天后宮在杭州武林門內城東北隅。李衛改建的碑記，孫伏園先生曾手抄一份，新近蒙他寄給我。

十七年六月十五日於杭州。

(二九五) 匯通中西的星命學地理學

下見清劉獻庭廣陽雜記卷二：

影餘處有三悟書，三悟者，「星悟」，「穴悟」，「人悟」也，云其書出榮國姚恭靖手。「人悟」一書，爲他人假去，余取「星悟」「穴悟」二書觀之。星悟則取「神道大編」，「天文實用」之說，以地平環上星安命宮，而雜以中國五行生剋之理而成之；穴悟則堪輿家言耳，而發端於地員經緯度；乃近時稍知西學者僞爲之，託名榮國耳。術數之書，大抵太公，子房，武侯，藥師輩，無一得免，况榮國耶。向者止於奇壬，風角，禽星，陣圖等，今又英及泰西之學矣。然惟神道大編出於洪武中，有吳伯宗之序，（趙之謙按：神道大編，乃山陰周述學撰述，學生明中葉，不當又有

洪武中吳伯宗序，此條有誤。）天文實用及地球經緯圖，皆利氏（利瑪竇）西來後始出，姚國榮安得有此一副學問耶。市井小人被其愚弄，無足怪者，獨是識書明理之儒，亦從而信之，鑿鑿言真，不可解也。

此條於我們研究中國人對於西洋醫學之反應者頗有意義：託名姚榮國之星悟穴悟二書與唐宗海所著中西醫判，不都是走「中西匯通」一條路的嗎？二著者皆希圖將西學中篤實之論與舊說中無憑之語拏來攙在一處，以爲這樣做便可以既不悖古，又不違今，最高的真理無傷，更確的實用可望。這種不通的匯通，在人類文化史上常見。

十七年六月廿六日。

(二九六)「白茂補肺之實驗」

今日（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上海新聞報的「快活林」（此欄現由一位署名獨鶴的記者編輯），載有一段極古怪的醫話，其全文如左：

□ 濟平醫話

（蔡濟平）

▲ 白茂補肺之實驗

白茂功能補肺。本草原有是說。余乃親見其事實也。

長日無聊。走筆記錄。爲研究藥物之一助。丁已秋。旅行至香港。征衫甫卸。游興大佳。居停主人。請任嚮導。凡山前山後。園林勝處。頓增余之足跡。一日至某博物館。(館名英文苦予不識)見陳列玻璃藥水瓶中。貯人肺一具。色質新鮮。肺之左葉下緣。完全損壞。形如不整齊之秋葉。參差處有紅線一條。線上係粉紅色之本肺。線下係純白色之補肺。旁置英文說明書。末端醫生簽字。詢諸嚮導。幸嚮導通英文。一一譯告。西歷一千九百零幾年。港人某患咳嗽。投醫院求治。醫生診察。斷爲肺部已爛。不可救藥。某無奈。改延中醫施治。中醫示以白芨研末。米飲調服。未幾嗽減。漸至體魄強盛。而肺病失矣。某得慶更生。赴院詰責。西醫亦大爲驚訝。詳得顛末。卽出手鎗。將某擊斃。剖其胸。出此肺。陳列於館。證明白芨實有補肺之功能。加具說明。附以簽字。然後自殺以償。按汪詒菴本草備要註載。台州獄囚。服白芨補肺一節。與余所見之事實。後先輝映。確已信而有徵。惟考其藥性收瀉。質粘膩。用之不當。能令人胸悶。余治療肺病時。取用斯品。或加炒製。或佐以芬芳利氣之兼味。似較靈敏。收

效亦同。

蔡君所寫，恐完全不可信。假定真有一個患咳嗽的香港人，於西醫斷爲肺爛之後，改投漢醫求治，更假定這位漢醫居然用白芨將此人的病治好，那麼，此人從此不再相信西醫，或者至多還將他的經驗時常講給旁人聽，也就很夠了，何至於親往醫院詰責某西醫呢？即使這個香港人真如此好事，那麼，某西醫受了此人的詰責，至多覺得莫名其妙或自慚不如就完了，又何至於遞出手鎗，當場將他擊斃，剖視之後，真相大明，於是竟自殺以償呢？假使一九零幾年間真有過這樣的一個重要發見，只怕不久就可以傳遍全世界，不勞蔡君作記報告我們。蔡君云「丁已秋，旅行香港」；查丁已爲民國六年，卽西歷一九一七，那時所見，過了十年多纔寫寄上海新聞報發表，也很可疑。快活林的投稿者，常有抄襲舊書，被人告發之事。我想蔡君如其不是(1)擲壁虛造，騙取稿費，或(2)當時受了人欺，現在又寫出來欺人，就必定是(3)抄了某種舊書或舊報來投稿，快活林的編者一時不小心，被他瞞過了。我敬求小品讀者幫助我查明真相。倘若蔡君是抄書或報，原書報爲何？倘若香港真有或過這麼一個傳說，它是怎樣發生的？我的通信處是：浙江杭州下板兒巷十五

號顯宅。

蘇若所云汪詠菴「本草備要」一書，我沒有。但台州獄囚服白痰事，本草綱目卷十三白痰條已引有，茲抄在下面，免得閱者自己去翻閱。

按洪邁夷堅志云：台州獄吏，憫一大囚，囚感之，因言吾七次犯死罪，遭訊拷，肺皆損傷，至於嘔血，人傳一方，只用白及爲末，米飲，日服，其效如神。後其囚凌遲，剖者剖其胸，見肺間竅穴數十處皆白及填補，色猶不變也。洪貫之聞其說，赴任洋州，一卒忽苦咯血，甚危，用此救之，一日即止也。

（江瓊名醫類案卷十頁五八亦載此事，文稍異。）

※ ※ ※

即使白痰確有補肺之功，其實必無直接入肺且久留不去之理。然僕素的或云迷信的藥物觀往往因不明人體生理，誤以爲藥質嚥下去之後，能輸運至（並且停留在）人身內部各處。請再舉兩個例。（1）本草綱目卷八「赤銅」條註云：

【藏器曰】，赤銅屑主傷寒，能解人骨及六畜有損者，細研酒服，直入骨損處，六畜死後，取骨視之，猶有罅痕可驗。打熟銅不堪用。

（2）唐張鷟朝野僉載亦云：

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者取銅末和酒服之，痰及亡後十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猶有銅束之也。參看拙著「血與天癸」第一章緒言中有關之文。中國人所謂「補」，「破」，「接」之往往應照字面解，於此可見一斑。

五月廿日。

（二九七）今文家的五藏部位說

丁福保『難經通論』（十五年出版）頁五引某氏云：四十一難云，肝有兩葉；四十二難云，肝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言兩葉者舉其大，言七葉盡其詳。左三右四，亦自相陰陽之義。肝屬木，木爲少陽，故其數七。肺屬金，金爲少陰，故六葉兩耳，其數八。心色赤而中虛，「離」之象也。脾形象馬蹄而居中，土之義也。腎有兩枚，習「坎」之謂也。此五藏配合陰陽，皆天地自然之理，非人之所能爲者。……周子云，「木陽樞，金陰樞」，是也。（按此二句，出朱子太極圖解，引周子者，恐誤。）上文「脾形象馬蹄而居中」之句與夫素問中「肝生於左，肺藏於右」二語，苟均爲今文家言，則今文家對於五藏

部位形之主張，實與張世賢者不同。小品二九二之簡表，因而應修改如下。

	(今文)
心	火上 肺
肝	木左 脾
脾	土中 心
肺	金右 肝
腎	水下 腎

鄭康成是混合古今文家言而為說的。關於五藏的部位，他全用古文家言；關於五藏配五行，他全用今文家言。看下圖自明。

	(今)	(古)
心	火中	
肝	木右	
脾	土左	
肺	金上	
腎	水下	

以上所說假使都不錯，張世賢之主張便更古怪了：關於五藏配五行，他純粹是襲今文家言（即素問中之主張），

關於五藏之位置，他於雜用古文今文說之外，並且有既不合今文又不合古文的主張。看下表。



六月三十日。

現代的文學

上田敏著

嬰行譯

三、從「爲藝術的藝術」到「爲人生的藝術」——自然派以後的文學

說起自然派的小說，就要連帶地說到「爲人生的文學」，廣言之，即「爲人生的藝術」。

在先須把「爲藝術的藝術」說一說。「Art for art's sake」，就是說藝術是獨立的，不是別的人間活動的工具。既非勸善懲惡的工具，也非政治經濟的改革的手段。藝術別有獨立的目的，作獨立的活動。然唱導「爲藝術的藝術」的人，有進於極端而完全解放人生與藝術的傾向。對於這事有的人很贊成，有的人大不贊成。我以爲這在一方面也很有真理，但在人的全體看來是不完全的議論。我對於爲藝術的藝術有深切的同情，十分承認其有意義。然而這至少在今日不是可以滿足自己的心的議論，只是對之有同情而已。這所謂爲藝術的藝術，倘僅當作藝術的獨立，即藝術有獨立的目的，有獨立的存在的意思，那是與普通的美學所論相同，全無甚麼不對的地方。然而倘應用之

於實際的藝術上，就容易變成離開人生的藝術。例如作的小說，是只有其同伴懂得的小說，甚或只有作者一人懂得的小說。於是就有議論發生了。據歷史，爲藝術的藝術的一說，是自千八百四十年至千八百七十年間，即浪漫派告終，寫實派開始的期間的主張。這班人爲甚麼這樣主張呢？是因爲反抗時勢而立這一說的。從前的藝術沒有離開人生而獨立的必要；但到了近世，物質上的勢力激烈地壓迫精神上的勢力，思想與感情決不能直接抵抗大勢。故與其隨附他們，不如自己作出藝術的別天地，而逍遙於其中。這在一方面看來是非常高超的，但從他方面看來似稍有卑怯的態度。加之近來因了民主制度的關係，一般人民中無學問無思想的人們勢力漸漸大起來。因之從前在宮廷中養成的，或受王侯貴族的保護的藝術，及仰慕這種藝術的藝術家，在今日就失却其立腳地。從前的詩人都與貴族

交際，又詩人自己大概都是貴族，至少是出於平民而被養於貴族的人。但今日的時勢，貴族的勢力在歐洲小得很，帝王及宮廷的勢力減小了。而普通選舉制，議院政治，或其他種種平等制度——一切人類平等的制度漸漸得勢盛行，社會失却了像從前的高尚趣味，雄大思想了。於是藝術家就想另造一天地而隱匿於其中，也是自然的趨勢。這不但藝術，哲學等，也都被衆議壓倒着。尤其是在歐洲的十九世紀後半，普通選舉中無知的人佔優勝。因為無知的人是多數，故優秀的人無論說甚麼都被衆議壓倒。這不但在藝術上如此，在別的學問上也都如此。不過在別的學問沒有像藝術所感到的苦痛。因為別的學問都有道理，有道理就可主張，而與人爭論；惟藝術則全靠人們的同情，故尤其痛感其被衆議壓倒。藝術家都覺得這樣不行了，我們在這世間怎樣維持我們的真的生命，真的思想呢？於是寧可與政治經濟及他人間活動全無關係，而孤獨地籠閉在美的天地中。這天地彷彿是牢獄。唯幸而有白壁，可在白壁上描畫，自己眺望自己的畫而度過一生，算是幸福的生涯了。在這白壁上描畫，眺望這畫而度過一生，是主張為藝術的藝術的人所常取的態度。這樣一來，藝術就變成以狹義的美為生命的了。在詩，在小說，或劇，或別的藝

術，音樂，繪畫中，這傾向於前述的三十年來出現着。這班藝術家專事磨練技巧，想造出完全的美。不草率，不急，而雕琢，磨鍊，作出精良的作品。這就是所謂籠閉在 *tour d'ivoire* (象牙塔) 中的人們。他們不管多數人瀕於危難而泣着，叫着。以為我們是人類中選拔的俊傑，只有我們的俊傑能入這塔而享樂藝術，取極傲慢的態度。這在英語稱為 *Palace of Art* (藝術之宮)。但尼孫 (*Tennyson*) 少時所作的詩中，也詠着這種思想。他們又不但對於藝術，對於一切社會，對於人，對於人生，也取享樂的態度。廢止活動而僅事思考。其思考是一種遊戲。至於社會如何辦法，世間如何改良等，全不在他們的念頭上。

藝術家本來是官能的，易感的。所以歡喜這 *Art for art* 的主張。

但走於極端時，其利必伴其弊。第一，這樣的藝術缺乏生命，猶如温室中的花，非常美麗，然而總缺乏生氣。有時其美是所謂病的美，頹廢的美，到底不易進而造出新的創造力豐富的藝術。所以這種藝術大都出於 *Decadence* (頹廢) 的時代。即曾經有過茂盛的藝術，因了種種原因而漸漸衰頹，終於產出這樣的東西來。又從這 *Decadence* 上未必不會再產生新的 *renaissance* (復興)；

但這是藝術一旦興盛後的說法。衰頹時代比全盛時代，在某種意義上反而有趣，猶之向晚比白晝更美。這傾向從千八百七十年起僅僅繼續三十年；到今日已經起反動了。即今日的人們已經脫出象牙塔，下降到平原上，而抱救濟蒼生之志了。但這所謂救濟，並非來改良社會或頒布新的政治，乃是來建立這新的「為人生的藝術」——不是為藝術的藝術，乃是為人生的藝術。例如最近許多俄羅斯小說家，都是以 *humanity*，即「人類全體」為心的。他們反對僅僅供慰樂的藝術，而主張使人類一切活動滿足的藝術。

所謂西歐羅巴的文學，就是文明國的文學，是文明繁盛發展而將示一大轉機的時代的文學。因這原故，有種種的異端邪說。或極端的，或偏狹的論見。所以欲脫却為藝術的藝術的褊狹的區域而唱導為人生的藝術，也很不容易。因為有以前的文明的種種的連鎖，故欲打破之而另樹新的藝術，頗為困難。更為了在西歐羅巴，有北方的文明國與南方的文明國之別，即條頓文明與拉丁文明之別，從何者為宜？是一個很難解的疑問。幸而從沒有這障礙的地方。即條頓文明與拉丁文明的合點的比利時地方發起了一種新的思想。像凡爾哈倫，梅戴林克等，便是其人。北歐羅巴的斯幹的納維亞半島上也產生許多思想家。易卜生，

般生 (Bjørnson)，又有哲學者瑞屯德格 (Diderichsen)，都是供獻新思想於歐羅巴的人。從東北方的俄羅斯吹來的風，也是西歐羅巴的文明上的大福音。西歐羅巴的藝術已經達於爛熟，而躊躇着此後如何變化，此後的新轉機如何產生了。傳送新的福音於這西歐羅巴的藝術界的，是俄羅斯的文藝。這俄羅斯文藝還未成為文藝，是此後將成為文藝的。這還是 *Virginité* (處女地)，即未經犁鋤的土地。西歐羅巴的文明已經屢次收穫，地面的滋養分差不多被吸盡了；反之，俄羅斯的黑土，還是富有肥料的土地，此後將開出新的花來。把這些土移運到西歐羅巴來。於是西歐羅巴的瘠土復活了。

最初介紹這東北的文藝到西歐羅巴來的人，是本為軍人出身的一個外交官，即近年死去的斐爾啓。這人於從事外交事務之餘暇，介紹俄羅斯文學到歐羅巴來，其餘派的勢力現在廣及於東洋。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杜斯妥夫斯基本等的思想，被傳送到西歐羅巴，顯示着非常良好的效果。

俄羅斯的文學都是為 *life itself*，即為人生的文學。這文學的意趣，以為我們是人，故說人的事。所以他們不講甚麼純文學與非純文學。惟在俄羅斯有政府的壓迫及種種

的障礙，在這國中惟小說為可比較的安全地發表思想的形式，故俄羅斯的文學者，思想家，皆藉小說以發表自己的意見。如果像別國地有言論的自由，俄羅斯人或者不致如此。他們究竟是因為不得言論的自由，故取這種方法來發表其思想的。小說在現今的俄羅斯為最良的工具，有力的人都向這方面走。故俄羅斯文學，在最近不過百年之間產生着非常傑出的名作。

我們舊有的習慣，對於文學總是要分別其為純文學與非純文學。不但如此，即贊成俄羅斯文學的人們，也都以為這是哲學，那是史學，與我們無關。然而在俄羅斯決不是這樣。宗教，道德，政治，或經濟等問題，一齊納入小說中而受世人的歡迎。他們決不像東洋文學者地為了一點的技巧而焦心苦思，在藝術與人生之間劃一條界線。在西班牙歐羅巴也不像東洋地主張純文學，這從歷史上看來也可曉得。像馬考理(Maquiay)，裴康史斐爾特(Beaconsfield)等都是政治家兼文學者。拉斯金(Ruskin)也是文人而對於實社會有深切的興味的人，這是大家曉得的事。在法國西有勒難(Renan)，也是不辨其為哲學者或語學者的，而被人崇拜為優秀的文學者。在東洋，普通只有作純文學的人，尤其是作小說的人，稱為文學者。其他的都指為

評論家，或詩人，似乎是與文學無緣的人。這樣地把文學隔離，實在是不好的現象。文學，是人所做學問，並非專門的科學或別的東西。凡是人都應該作，都不妨作。故倘依現代的要求，文學必須是可使人心全體滿足的文學。必須下「象牙塔」，到地上來。這傾向在今日的法蘭西尤為顯著。前面曾經說過，為藝術的藝術的主張在自千八百七十年以來的三十年間漸漸衰退起來。在這期間恰好發生了前年的 Dreyfus 事件，法蘭西的沈滯的社會忽然有生氣了。這是從來離世的人們也非觀望旗色而擇從一方不可的大問題。Dreyfus 事件與文學沒有關係，我也不能判斷那方面的為是。不過法蘭西自因 Dreyfus 事件而分為兩方面以後，從前作批評或作詩人們也非起來附隨某一方面不可了。於是左拉(Zola)做了 Dreyfus 黨，主張 Dreyfus 的無罪，為正義而奮鬥。又在文學者中主張法蘭西魂的人立于反對方面，為 Anti-Dreyfus 黨。這兩黨派激烈地爭執。這就成了動機，今日的法蘭西文學者也像俄羅斯文學者一樣地帶着社會的傾向了。加之法蘭西人是論理的頭腦發達的國民，故從此立刻產生關係于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或社會問題的文藝。

千九百零八年，我經過巴黎的時候，恰好逢着左拉的

遺骨從孟馬爾德 (Mornarive) 墓場移渡須因河來改葬於巴黎的邦推翁 (Lantheon)。這是把左拉加入法蘭西的英雄靈柩中，使永遠受國人的尊敬之意。政府經過會議，視為公明正大的事而執行。左拉雖有種種非難，但從全體說來，究竟是一大文學者。他的遺骨原也不妨這樣地改葬。然而那時候大起騷擾，我曾目擊其情形。

那一天天氣很熱，是容易使本性激烈的人發怒的，苦悶鬱結的天氣。天空雖然晴朗，然而空氣很重。早晨果然就有騷動發生，即反對左拉尊崇的，學生等的示威運動。數千學生排隊，唱着歌，通過 Quartier Latin 街。所唱的歌帶着一種從前的流行歌的調子，唱着「Conspuez Zola... ::」(打倒左拉之意)。為甚麼要起這騷擾呢？因為左拉在 Dreyfus 事件中，曾經反對法蘭西軍隊與從前的「Cardinal」。左拉在文學上的位置，已有定評，他們決不是想剝奪其文學者的價值。但昭雪猶太人 Dreyfus 之罪的公開狀況 (Jacques) 的筆者的左拉，是現今的大部分的法蘭西人所憎惡的。正義與政府孰重？黃金與名譽孰貴？自由思想與主戰論孰為重要？秘密社會與羅馬公教孰為優勝？人道與保守主義孰為可取？這些都是當時的問題。又有猶太人對歐羅巴人的感情交混在內，而問題更加重大了。不容

法蘭西國情的輕率的英美人，日本人，妄下斷案，起初誹謗左拉為誹淫的書的作者，忽又崇拜他為正義的保護者。這等真不過是皮相的見解！

另一方面又有高呼「Vive Zola」(左拉萬歲之意) 的學生們的示威運動。終於是晚在邦推翁附近駐騎兵，嚴重警衛。我也混在這等羣集中觀看。心中傾向那一方面，姑且不說；回想起來，我不過一外國人，今也參加這左拉移骨式的騷擾，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奇緣！我不禁發生欲泣欲笑似的感情。我挨在如潮的羣衆裏，一直挨到了邦推翁的廣場上。那地方有憲兵及騎兵常在抵制民衆。其時巴黎的夕暮的薄明已經消失，是在公園的樹杪上發光了。但羣衆的潮流不稍緩和。我受了羣衆的興奮的感情的誘惑，注看着邦推翁的正堂。隔着欄阻羣衆的騎兵的黑的兜影，我望見置在正堂左右的銅瓶中發出硫黃的火焰來。其光照着立在中央的台上的巨像。這巨像便是大彫刻家羅丹 (Rodin) 的傑作，題名為「思想家」的裸體大漢的銅像。這巨人的銅像正在冷然地俯視，這足以惹起法蘭西內亂的思想的爭鬭。

猶太人勝，國家要根本改造；戰爭主義勝，真理一時要被抑制；但這銅像全不驚奇。他那力士一般的體格，不

辭世間一切奮鬥的大漢的姿態，在千載的思想的重壓下面稍稍屈着其肩膀。

在那時候我悟到了：文學者或一切思想家，真的思想家，必須是立在這「Conspuez Zola」與「Vive Zola」的兩句呼聲上面，且具有比這更進步的思想的。無論騎兵如何攔阻，學生如何擾騷，羅丹作的「思想家」總是自若。這「思想家」的思想是永遠活着的。倘這像是希臘神像似地仰天突立的像，就缺乏意味了；那是為藝術的藝術了，以為世間的騷擾沒有意義，而超然地昂首向着天空。反之，「為人生的藝術」則立在一切的上面，而懷着大的思想，大的苦悶。故其藝術不是冷然的，不是傲然的，而憐憫大衆，與大衆一同思想，且必有比大衆更高的思想。這羅丹作的塑像，正可說是預言現代文藝或現代藝術的將興的。我以為現代精神，現代藝術此後所要產生的，正是像這「思想家」一樣的人。

所以這種藝術，都是社會的藝術，或宗教的藝術，或政治的藝術。即為人類的藝術。以前曾有自然主義，象徵主義等種種名目；但現在的藝術還是稱「人生主義」(Humanism)為適當。現在也有主張 Humanism 的詩人。千九百〇二年，某新聞紙上有一投稿文，自己告白着

我是 Humanism 的詩人。同時代又有 Naturalism (自然主義)——不是 Naturalism 的自然主義——的唱導，即主張回復人類的本然，不分藝術或哲學，而考察人間一切。這樣以後，小說等都脫却了狹的藝術，而與人生有關係了。這正是現代的傾向。

說話仍歸本題：「為藝術的藝術」的傾向在上述的三十年間普遍流行于文藝的一切部門。就小說上說來，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等便是為藝術的藝術。在當時，用美的言語與美的想像來描寫繪畫彫刻的領域的美，使之彷彿于眼前的詩歌，最為盛行。這種詩歌中也有傑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刊行 Parnasse Contemporain 雜誌的 Parnassiens 的人們。巴爾那索斯是希臘的死神所逍遙的山，即死岳。故可譯為「死岳派」；但我歡喜譯為「高蹈派」。在這派的人們的作品中，有非常優秀的，使我至今不能忘却。Leconte de Lisle 及 Menard 的詩集中，不乏有傳世的價值的作品。這等人非常嫌惡「俗」。他們嫌惡十九世紀的俗惡的社會，而常想逃避。他們不像從前的人地說自己的初戀，或訴自己的悲喜，以求他人的同情。他們以為自己是詩人，是高尚的人，不願與惡俗的社會發生關係；披露關於自己一身的的事情，而求世間的愚夫的同情，是卑劣的行為；

我們與立在舞台上演出醜態的優伶不同；我們是詩人，應該獨自置身在高遠的境地，鍛鍊其技巧，作成完全的詩人。不是自己所有的，是impersonal的，不是主觀的，是客觀的。但這種詩歌，只有二三位天才者產出優良的作品，其餘的都像人造的花，總不像天然物；即使像天然物，也好比溫室中的花。以此為非，而乘機興起的，即所謂「象徵派」。

象徵派的人們用「象徵」的一種技巧，具有象徵地觀看天地的一種世界觀。前者是一種技巧——用象徵來作詩的技巧。後者更廣，謂這世界是幻象，不能當作實體看，是從形而上的議論出發的一種的世界觀。在這世界的美的幻象的後面，還有一種東西，故從前的所謂描寫事物，其實是是不可能的；所以借「幻象」的一種型，以彷彿實體。他們用了這技巧上的識見與新的世界觀而作詩。

其實例可在凡爾哈倫的初期的詩中找到。凡爾哈倫初期是學法蘭西的象徵派的。其詩中有一篇所詠的是池旁的漁夫投黃金的網而捕魚的事。這詩是一種象徵。讀了之後不解其所說為何事。其中的池，網，鳥，都是象徵。倘是譬喻，倒不難理解；但這不是譬喻而是「象徵」，不是Allegory而是Symbol。倘教哲學方面的人讀了，這就是

論哲學的詩：捕魚的人是哲學者，拿了「論理」的網而搜求實體，實體是鳥，這是哲學家的解釋。倘教實際家讀了，則又作別的解释：網是金錢，人類想拋却金錢以買歡樂，然而歡樂的魚逸去了。這雖然種種不同，然總可得相近似的解釋。這便是比喻與象徵的異點。即比喻是A是甚麼，B是甚麼地一一指定的；象徵則渙然無定。

更進一步，從別的形而上學的思想看來人們終不了解真的事物，只能通過幻象的Symbol而窺見實體。這是與從前的詩人相反對的。從前的詩人滿足于客觀，承認其為真；然而真決不是如此的。主觀所能領略的，只限于象徵。他們在這點上樹立藝術的目的。

然而這象徵派，仍是「為藝術的藝術」。他們不會接近人世而從其中受得生氣。倘評高蹈派的詩為「為美的美」的藝術，則象徵派詩可說是「為夢的美」。至于真的提倡 Humanism 的人，不是追求 Beauté de la beauté（為美的美），也不是追求 Beauté de la rêve（為夢的美），乃是追求 Beauté de la vie（為人生的美）。于是藝術方能與久別的新世界握手，而成為新的藝術。

因了這等理由，猶如藝術的材料收羅最廣的小說中有種種的新傾向，最近二三十年間的詩界也因各詩人的性格

而產生種種的作品。詩人應了其自己的氣質，而作出種種有趣味的作品。

近來在門閥出身而為伯爵夫人的女作家中也有性格非常熱烈，而其實不偽地盡行吐出自己的思想的人。原來現在已不像從前地規定詩應該怎樣做法。現在的詩只要吐出自己的真的感情就好。現在的詩貴乎感情的強烈。在形式上也不能滿足于從來舊有的詩形，而新倡所謂 Vers Libre (自由詩)。從前的詩必須合一定的法則，不能如意發洩感情。故現在已不拘長句短句，把長短句錯綜而自由地歌

詠自己的心情了。

在劇也是同樣的。現在有所謂「自由劇場」。反對從來的規定一型的劇，而作出自然的，不鋪張的，不受束縛的劇。總之，如前所說，現今的社會貴流動而忌靜止。故小說，詩，劇，都脫却舊有的形式，而傾向于新的自由的形式了。

增註：文中有數處為欲適應中國人的讀者而刪節，特此聲明。

戊辰年四月廿七日記。

革命評論

第十三期

答彭學沛先生論國民黨代表是什麼……陳公博
 復古與革命……許德珩
 論「黨外無黨黨內無派」……龍淑存
 如何實行黨的改組……鼎
 解決土地問題的討論……

討論

一個婦女問題……韓天英
 腐化會革命化嗎？……韓大民
 國民革命危機和錯誤的漏誤字……鉅源
 三民主義的理解……公博

讀者論壇

裁兵問題……潘學吟
 歸兵於計農畫……天
 建設國家資本的幾個先決問題……洗秋坪
 對於目前時局的幾句話(續)……梅養芳
 國社之陳博第三黨……王敬惠
 甚願不確的佛徒活動……

短訊

黃春台：俊五：李偉夫：李夢平：龍步雲：
 丁一：衛：英僑：SU：王敬惠：蔡守一：
 葛M H F

海上通信

查士驥

——給芳及元弟

(一)

我真覺得自己太孩子氣了，什麼事都被感情所驅使，自己做的事，連自己也不能負責任。今日當你們同車送我上船後，芳因輪船的扶梯太高而不能上去，我匆匆找着房艙後急急回下來看着正在修理中的商船埠頭的芳時，我心中就起了一種慌張，啊，不要我們真要分別了嗎？那時離開船時間還有二小時許，我乃和你們在全是工廠的匯山附近找息足之地。一會，果然被我找到了一個日本人開的咖啡店，我們走了進去，坐下了，我呆然的看着芳，一言不發的，心中若有所失的，更一會，我的虛空的心中似乎起了一種驚怖，我乃緊緊的握着你的手，芳我說道：「我是不預備到日本去的啊，那時因你似乎不很喜歡我，所以我抱了一個自棄的念頭，爽性到東洋去飄蕩一會罷，現在你既熱烈的愛我，我還要去爲什麼呢！」說畢我緊緊的抱住

你的身子，也不管店中的下女的在旁與否。

後來弟先歸去了，你和我在店中坐了一會，你又催我早一些上船，我又竟莫名其妙放你回去了，你上車後對我說，「船上當心一些，能够早歸來早一些歸來，免得我懸念。」我在馬路旁呆呆的看你的車子的影子漸漸消失去，我竟也不追上來和你作一個臨別的吻，祇是呆呆的立於赤日當空的馬路旁，等到你的車影因轉了一個彎而不見時，我不覺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她總不能給我滿足，不能接收我的高熱度的愛。她能以姐姐對弟弟的對待我，不能以熱情的少女對所愛的男子的愛給我。——否，她是不能接受我如此高熱度的愛的。她已超過了接收如此的愛的時期了。」於是我禁不禁要哭。一會，我又想起你來。

現在已是下午六時半了，海面上陰雲四佈，像是要下雨的樣子。我們已吃過了夜飯，船中乘客不很多，我一個人登在二層的甲板上；坐在一張可以橫臥的藤椅上，寒風吹來，和船傍的排水聲相應，使我忘却了剛才的惡熱。看看崇明島也已經很小了，水仍是黃色的，甲板上——會人都走完了，我沈醉在夜色朦朧的微風小浪中，我做起夢來了，夢着和你兩人獨乘一舟，芳，浮泛於桃色的雲的大海之上，我們沒有目的，沒有希望，也沒有未來，我們的能相

並坐而浮泛就是生活，就是目的。我覺得一個人的最大缺點便是有慾望。我承認慾望是最壞的東西。一個人有了慾望，便想去滿足此慾望，可是滿足了後，新的慾望又生出來了，這樣的循環是無窮的。所以若能在除水天之外無他物的海上浮泛，真是一種最幸福的生活呀。因為在如此情景之下，慾望是無從產生的。

我回到船裏後，把箱子翻開來一看，芳，我第一看見的是你送給我的拖鞋和一盒餅乾。我立即脫去了皮鞋，把你親織着二條魚的拖鞋試穿一下。當我把褲腳管拉起的時候，我又看見了你送給我的襪帶。我一時如小孩玩玩具似的，坐在床上，把床簾拉好了，一個人仔細的玩味你的拖鞋襪，當我把餅乾拆開了的時候，我忽又想到不要在盒上寫有什麼字，但一檢點時，一個字也沒有。我這時才感到一些戀愛的神祕。

我這樣的在床帳中玩了一會，身上又覺得有些熱，我乃換了睡衣一個人到甲板上去。這時夜色已滿佈了海面，望開去祇是和烟一般的糊糊。甲板上夜風吹動我的長長的睡，我一手握住我被風吹亂了的亂髮，一手握住欄杆，靜靜的看暮夜的海景。這種情景，我覺得祇有電影的開末拉才能實地攝出來，有的時候比實景比而能攝的美。一枝禿

筆，是寫不出的。

這樣的在甲板上立了一會，忽然遠遠有犬吠之聲；更一會，從黑暗中走出了一頭大灰色狗來，有一個穿制服的面色陰沈的水手引着它。我因想起，芳的家裏也養着一只黃色洋狗，先頭的泛孤的幻夢，至此又似乎覺得應加入一條狗了。

(一)

昨日一夜睡的很好，到了晚上雖然至少有一些顛覆，可是祇有火車的程度，一些也不妨害我們的安睡。我因日間已很疲勞，所以九時不到便去倒在床上。今晨九時第一個醒了。我很佩服日本學生的能多睡。他們之中有幾個昨夜在六七時吃過夜飯便入睡的，可是今晨他們却被僕歐打鈴催吃早飯時才起來洗面。我覺得日本人的生活真富有伸縮性，以我過去的四年中和日本學生交接的經驗來說，我還不改變我的以日本人為世界上生活程度最低即最平民化的國民的信念。但所謂平民化，也不可一概而論。其中有幾許日人的所以穿幾件破舊衣裳，身上弄的醜裏醜的，頭髮養的長長的，他們並不是因為對生活不加講究，而是和上海現下有幾個什麼藝術家(?)的故意打幾個大領結和養長

了頭髮一般，是爲了要引起他人的注意，不過日本人的標語不是「藝術至上」而是「回復古昔的武士時代」，一個民族至少總得包含幾個怪物。

我的房間全是我的日本同學，因是日本船，所以雖是三等，一些也不感到困苦。日本的現政府雖是萬惡，可是自早就訂定優待學生的規則，且一般人都尊敬原諒學生，日本人有一句土話，叫「學生無禮節」，就是說學生是什麼事都會被人原諒的。一個日本僕歐並說大阪商船會社在暑期中訂有一條優待學生赴美國遊歷的辦法，祇要出十念塊錢的食費，就可到美國去白逛一輪。日本青年的所以有一部分人全無反抗現政府的意思，恐怕也是這種麻醉政策的功效。

吃過了午飯，幾個好像是放蕩不羈的我的日本同學們全不改在書院的老腔調，他們真是 *At Home*，祇穿了一條短褲，把肥重的身體輪在床上，嘴裏不銜香煙的，便哼起幾句常常可以聽到的日本式的西洋戀歌來。如：——

Tell me why nights are lonesome

Tell me why days are blue.

Tell me why all the sunshine

Come just at one time when I am with you ?

*Why do I hate to go, dear,
And hate to say goodbye ?*

Now somehow it's always so, dear,

And if you know, dear,

please tell me why.

這只講，差不多是個個日本學生會唱的，祇要一個學生開一個頭，全室的人都不覺拖長了喉嚨和了起來，和窗外的浪沫聲相和，倒也是一種解寂的悅耳的音樂。

到了下午三時，大家去洗澡。我是慣了日本式的洗澡的，所以洗澡很覺快樂。他們都問我到日本什麼地方，我對他們說到京都川瀨清的叔田處住幾個星期。他們又問我是否去遊玩，我說是的。他們更問我到了京都後還到別的地方去否，我說或許要到東京去看幾個朋友。日本人的絮絮問人私事，有的時候可以使你討厭，有的時候却會令人傷心。在四五十個日本學生之間，祇有我一個人是中國人，雖有川瀨君極力爲我照顧，但當他們歌唱的最快樂的時候，我便一個人隱在床帳中看你的小照，芳，越看越覺傷心，爲什麼一些事也沒有的到日本來玩呢？兩個人在上海不能玩嗎？我真願意立即返滬呀。

吃過夜飯，他們又叉起馬將來，不賭錢的馬將，他們平

時在學校裏公開的練習的結果，手術都比我精，來了四五副，我因興味缺少退出，他們也停止了。他們當然可以爬上床去入睡的，且立即入睡。我也祇得在床中寫一些日記和聽夜間的海潮。

(三)

黃梅時節，當然免不了十日九雨。我除當他們又馬將啤酒及大開其日本的留聲唱片時伏在帳中靜聽外我很可在船中優遊自在。我一些也不感到船暈，一天能吃三次日本菜，也不因其腥氣而作吐。我可以一個人在食堂中開了電扇（雖然船中並不熱）而寫我的信，遊記。

今天已是七月四日了，船明日就可以進神戶港。早上讀七月份的菊池寬主編的「文藝春秋」，內有說到東京現在已入文明的末期，為美國文明和俄羅斯革命精神兩大思潮激戰之地，從事創作的人已不能再安心的住在東京了。這使我想起現代大都會的沒落。可是回想到上海，則並不如如此。上海雖也可說是美國俄國兩思潮急過合之地，但「末期」之感還一些也沒有到來。東京的林立的咖啡店，的確可使神經過敏的人起「末期」之感，可是上海的跳舞場及電影館，雖然似乎也已衰落在中，但這是辦理的不

好，不是因盛極而衰，所以我覺得兩者尚有復興的可能。無論如何，上海比東京總得落後十年。

現代大都會的被美俄兩大文明的澎湃激衝，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而尤以東方的都會為甚。（可以東京和上海為代表）。從這現象，可以看出東方文明的早已入於沒落之期。中國的紳士名流們中雖也很有主張保存國粹的人，但他們同時也不得不面說一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們並不敢正式的和新思潮開戰。可是日本人的紳士名流則似乎更積極一些，他們否定一切新的思潮，在坐汽車的時候還欲擺出一副中古武士的卑傲的自大的神氣，吃大菜時還得叫幾個藝妓來和着尺八唱幾句古曲。可是，這些到底能否和新的思潮抵抗呢？不能，不能，第三個不能。祇以昨夜開留聲機的小事來說，已可證明東方舊文明的已入於被淘汰的地位了。它們（東方文明）祇能在不遇到新文明的僻地苟延殘喘，它們已失去戰鬥的能力了。唱片有日本的，有西洋的。其中二三個人一定要唱日本片，可是有一大批人則主張唱 *Rock and Roll* 的為跳舞的片子。結果還是先唱日本片。一只琴的叮噠之音，一個拖長的低濁的唱音，在航行太平洋的大輪船中唱起來，使人感到一種異常不調和的單寂的淒感。及至連續唱了四五張時，聽的人都一聲不

作的好像要入睡了。那時有一個人又喊開 Fox Trot 的舞片，開的人沒法，祇得開一張西洋片。片一開，管絃樂的宏大的聲浪，合節的調子，使全室的人都興奮起來，口中作 Whoo，手足也不覺的拍了起來，美國的如瘋狂一般的情調，終於把死氣沈沈的東方音樂壓倒了。到了後來開機的人更唱日本片時，竟有人說「請停止」了，可見東方的什麼東西都經不起競爭，一競爭便立即失敗。所以在窮鄉僻陋的地方，還有幾個古老先生唱唱復古的戀曲，在都市中他們是加不入的。能和美國式文明競爭的，祇有俄國的

革命思潮。

在船中看看書，寫幾頁字，睡睡覺，時間倒也很容易過去，午飯時休息一會，洗了一個澡，更看看婦人雜誌，不覺又是夜飯了。霖雨還是不息，我一方想想世界的未來的預測，一方又和癡一般的想到芳的一言一動。我覺得現代青年人的頭腦，也是美俄兩國的思潮的激戰之場。美國文明是個人主義的極端化，俄國文明是戰鬥精神的極致。現代青年的苦惱，就是此二精神的不能調和。

七月四日在阿拉比亞丸中。

新月月刊

第一卷 第五期

目錄

希臘祭神典禮	格里勃托忒作	微笑	饒孟侃
名 歌	胡適	追尋快樂	饒孟侃
梧桐雨(元曲本事)	饒孟侃	阿麗思中國遊記	沈從文
娃娃屋	西溼譯	南京古蹟	聞一多
白佛洛華的舞姿	葉公超藏	金絲籠(三幕劇)	陳楚淮
詩	饒孟侃	白佛洛華的舞姿	葉公超藏
犯人	饒孟侃	論山海經的 作時代	陸侃如

我愛我的故鄉

王佐才

惠山和錫山對峙，
彷彿在幽默的對語。

蜿蜒的山脈，起伏的岡巒，
還有瞬息千變的山態。

惠山的三個茅峯

告訴我爬山必經的路程。

這是林野，薄霧籠着；

那是田舍，炊烟飄空。

我走上山下山的石磴，

走過一級還有一級；

我看出軸入軸的白雲，

給山風吹的蕩漾夷猶。

這裏不有高丈的瀑布，

却有黃公澗瀉泉的潺潺。

山麓清冽的第二泉

洗去了多少人心上的污斑。

二泉亭前的老藤古樹

在山風中搖曳，婆娑。

龍頭汨汨的吐着泉水，

泉水聲中聽見瀉流的生命。

錫山頂有黃牆的古廟，

廟中傳出幽清的鐘聲。

我在妙光塔的影中，

看流雲，看四野，看個飽。

我的靈魂隨着山雲飄飄，

飄過了重嶺疊嶂。

哦，我愛我的故鄉！

※

※

進門是縷縷沁心的清香，

曲折的藤蘿攀附着「棧園」石。

繞過迂迴幽深的花徑，

梅林有如浩渺的雪海，

白梅中夾着幾株紅梅，

越顯出梅花的體態如畫。

我有時扶樹微笑，
有時爲梅樹默禱。

我獨立天心台上遠看，
浩蕩的湖水和遠天相接。

芊綿的綠草伴着「小羅浮」，

我倚石聽林鳥的清唱。

崎嶇的山徑領我到湖濱，

山谷中響着樵歌的回聲；

沙鷗掠水，漁舟鼓浪，

一樣是悠悠的生活。

小船渡我到蘆頭渚，

叢林是蒼翠，幽密，深邃；

孤峙的燈塔俯視着湖水，

湖水衝激着蘆頭；

焦黑的岩石有如魚鱗，

岩石邊的浪沫更如雪；

湖中如螺的遠嶼

隱約在輕薄的烟雲間。

我把我的愁恨，怨憤

都交給東流的湖水。

哦，我愛我的故鄉！

※ ※

前村的松林是鬱森，深密，
松林中石龜背着沈重的石碑；

最好看是晚秋的風鷗

點點的在松林頂飛旋。

映塔池邊幾棵疎柳，

柳影在池面上浮動，

暖水的小魚戲弄着柳影，

水面暈起輕縐似的縐紋。

竹林中如有綠雲擁着

竹葉邊響着碎響；

這裏是我舊遊的地方，

竹根邊還留着我的履痕。

門前植着一行樹，

夏天給我們一家清涼；

樹前便是深藍淺綠的稻田，

常聞到互相酬答的田歌。

家裏有慈祥的母親，

我煩惱時，她給我慰藉；

更有天真未鑿的小妹，
我愛她燦然的微笑。
三間茅屋有白雲來去，
飄泊的遊子今天雨中回家
故鄉依然，母妹依然，

田蛙歌唱到我的夢境。
我夢中也忘不了故鄉，
故鄉給我溫馨的回憶。
哦，我愛我的故鄉！

一九二八，六，二七，到家後，無錫。

喇叭半月刊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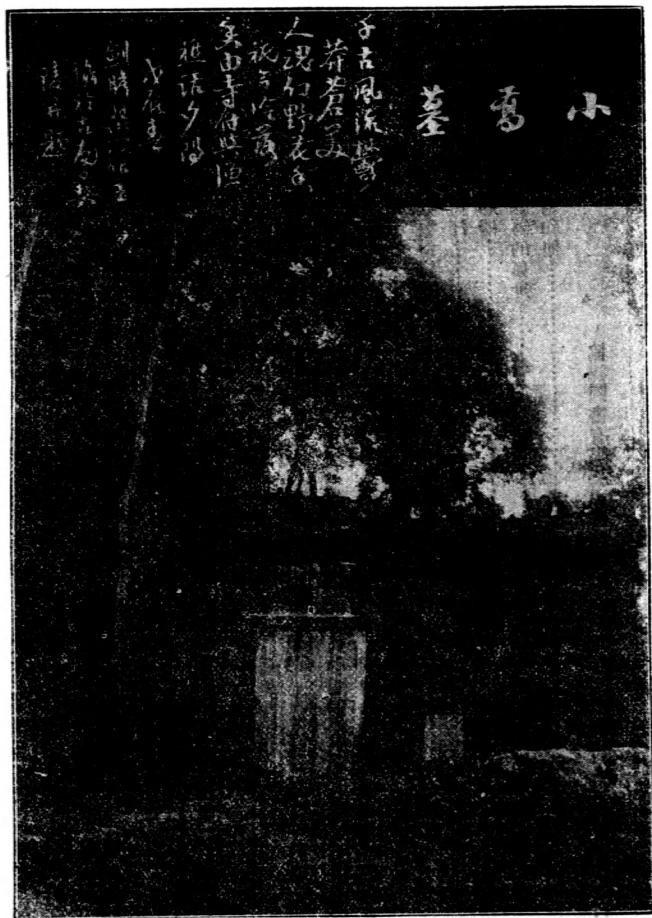
八月一日出版
每冊八分

現社會是畸形的社會，是殘酷的社會，生存在這現社會的中間的人們，一定免不了感受悲哀憤恨；喇叭半月刊便是爲這不甘受壓迫人們發出來的呼喊，同時也就是被壓迫者的公共宣洩場。

喇叭歌.....仲山
我要這樣說.....君如
血汗.....仲山
鄉樹.....景象
飄蕩的孤舟.....君如
她和他.....韓日新

協謀圖書有限公司發行

上海北四川路虬江路北首長豐里口



小 高 臺

千古風流壯
莽蒼若美
人魂幻野衣
秋子吟履
真由寺僧與
他話夕陽
小高臺
劍晴風
清月
法再

貢獻：我是一個被迫而進泊者。前出？找不後到。們？不是；我們退。命者的態度。正在。歧路。當兒，在。你忽給我一兒，曙。光地，貢獻的伴，你。真是我唯一的伴，你。呵！我，唯一的伴，你。愧的我是！漸。術的天，既沒有。新的作品；又沒有。幾篇關於黨國的大。文。偶然搜檢舊。景片，得了一張。當作一點「貢獻」。罷！我一點「貢獻」。

敬致三民主義的敬禮！
勉之，於南陵。

大

題

小

做

慈禧太后的見解

九 芝

慈禧太后曾有過一段極妙的見解，以為「只有「英鬼利」似乎確有這樣一個鬼子的國家，其餘意大利，法蘭西，葡萄牙等等，都是康有為一張油嘴編造出來的，你們別上他的當！試想天下那有這樣的魔鬼，用「葡萄牙的牙齒」來當作國名的？」

「當代」是嚶嚶書店出版的一種叢書（也可說是一種雜誌，據該書的廣告所云），專門譯載最近外國新聞雜誌上的論文及文藝的，體裁略像日本的「外國的新聞與雜誌」（半月刊）。

上面是極不相干的兩節文字，現在要講到它們的關係了。日前在南京，聽見一位朋友說：「你看過「當代」嗎？我當初以為這件工作極重要，這個態度也很穩當，現在知道

不然了，中國人真富於懷疑性呵。他們（南京的有幾位官僚）說，「當代」上的撰述者，雖然寫着外國名字，但文章都是中國人自己做的，根本上沒有那一班洋鬼子！」我說，是的，這是抄襲慈禧太后的見解，已經不能算是創見了，我便將本文第一段話說給他聽。

我向「當代」的編輯人提議：（一）以後作者的照片必須披露，（二）作者的傳記及他在著作界的地位必須詳細介紹，（三）所引雜誌報章，單舉名目日期還不够，必須將封面攝影製板（有色者則製三色版），原作全文亦攝影製板，載任各篇之首，庶幾可免當今的慈禧太后們的指摘。但是我轉折一想，富於懷疑性的人總是富於懷疑性的，人名和雜誌名可以懷疑，難道照相便不能懷疑了嗎？這種補救的方法其實是笨笨的。

我也想向「當代」的編輯人提議：既然是完全翻譯，

索性做得更嚴格些，連編述的「當代要聞」，「當代雜聞」編輯者自作的近乎正文的註解的「編校完了以後」也一概去掉，甚至連翻譯的一道手續也不必費，只消英文的仍印英文，法文的仍印法文，日文的仍印日文，庶幾可免當今的慈禧太后們的指摘了。但是我轉折一想，富於懷疑性的人總是富於懷疑性的，人名和雜誌名可以懷疑，難道原文便不能懷疑了嗎？這種補救的方法其實也是甚笨的。

那麼應該怎麼樣呢？我說，只有兩條路：（一）若怕慈禧太后，最好不出；（二）若是要出，最好不管慈禧太后不慈禧太后。

所以我始終不向當代的編輯人提議一個字。

道士畫符忙

毛世馨

「敵處有一所小學校，歷史很久，且富有革命精神，所造就的人才也不少。最近因受駐此丘八爺所疾視，竟將該校校牌摔壞，不勝傷心之至。現該校教員，擬請當今黨國要人書一校牌，以資捍衛。……」這是在內地的一個友人給我信中的一節話。

黨國要人的手跡像硃砂符一樣，可以避邪祟，而所避的邪祟，其實却是永遠不能避了的同胞。

鬼靈作祟忙，百姓怕鬼忙，道士畫符忙，這真像是六月的天氣。

苔薇士先生的真理

銘彝

W. H. Davies: The Truth

真理，在這時候什麼是真理？強有力的欺壓弱小的是真理？有權力的殺害無權力的是真理？資本家剝削無產者是真理？……不錯，這些都是真理，而且是很「大」的真理，他們是毫不覺得羞恥的在施行他們的「真理」啊！朋友，你不信？那你就是反真理，也許會牽連到反革命，聽說反革命就該殺頭，你的頸子要是生得硬，讓你去拚拚，說不定會拚出你的真理來；我？沒有真理，真理是一個渾蛋東西，騙人的淫婦！她會迷惑你，引誘你，使你神魂顛倒；但回頭她給你一個「冷氣縮心」，無限大的失望，使你悲哀，愁苦！到後來你明白了她的法術，那纔是一錢不值的東西。但是我們又免不掉這種苦難，自然的苦難。經驗緊壓着我們，要我們去體驗牠，朋友，這如何是好？

可是我們的苦叢士先生是有真理的，因為他是 *A poet of simple joys*，所以他處境淡然（我們就會不行），他纔能在這悲苦的運命中，竭力的忍受，體驗與棄絕。他窮得真奇特，讀者高興時可讀讀徐志摩先生在新月上的文章，你屈指數一數有多少人像他這樣怪的，所以他就會在他的詩中，寫出他的真理來。朋友，假如你不嫌我翻得太壞，請讀以下的幾行罷：

從前有一天我曾看見一隻雀子，
他底頭被剝啄去過半了；

以僅有的一隻眼跳動着，

還預備去再戰與死——

屢從那他們的私生活

毀滅去那他們的音樂所給與底快樂。

※ ※ ※

因此，當今我見着這個知更鳥，

如樹枝上的一個紅色蘋果，

這是疑問為什麼他唱得如此強烈，

為愛麼，為喜歡歌唱？

或者唱，為那甜美的溪流

牠那如銀的舌頭是永無停息？——

※ ※ ※

哦，現在浮起了這種殘忍的思想，
生于我胸中底智識：

他勝利地唱為那前夜晚

他殺死他的父親在一場格鬥裏；

並且現在他將取他母親的血——

為他的食物這個是最後的強敵！

我的外國文不行，所以像這樣明顯的東西都翻譯不好，不過他的原來的精意，也就是本詩的所謂真理，即是生物之生存競爭（*Struggle for existence*）的意義是大概可以看出來的。為食物，誰都是敵人，那怕就是家人父子之間，都很激烈地爭鬥着。——這爭鬥就是苦叢士先生看出來的真理。朋友，你如果不很相信的話，那我介紹你去會俄國的塞門諾夫（*Semenov*）先生，他是餓過來的，你去讀他的小說「饑餓」罷。他告訴你一個活現的故事：一家子人因為爭食物，活生生的把父親逼死。在那裏面藏着的纔真正是苦痛，沒眼淚的苦痛啊！

苦叢士先生的真理，朋友，你相信嗎？就是這樣！

〔附記〕：本稿原係改作舊稿，因舊稿曾寄某日報被

退回來，據說原因是稿件過多。我想那倒也未必，不過我不是大學教授或名人罷了。現在改抄寄伏園先生，他老人家究竟還比較有些關係，想不再被擠去了。（阿彌陀佛！）俗語云：「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假使連朋友都沒半個可靠的，我們該怎樣的生活呢？我在此地謹頌禱他們那些大編輯們千秋萬歲！

十七年七月二日葬寫于大熱之後。

美人風景與自殺

少雲

伏老：別後又是半個多月了。在星期五那天，我們上車之後，忽然動了遊興，便去玩無錫，在惠山太湖，盤桓了兩天。太湖風景，比西湖好多了。西湖好如中國舊日的美人，其纖弱的樣子令人想起紅樓夢上的黛玉；但是太湖則不然，於美麗中含着剛健之氣，是現代解放後的女學生，伏老，有點像那「南國美人」呢——然而這是我站在你的觀點上的感想，倘若就我自己的意見，却還得另外找一個相比的對象。話說得太直率了，請您老恕罪！

前日星期，我和陶公及 Mrs. 夫婦去玩燕子磯，便是

K太太所發見的自殺的好地方。K太太說在上面有「死不得」的木牌子，但我却半天找不到。K太太可說本來是沒有死的意思的，一見了「死不得」三字，倒反而動心了。但我雖然是存着「自殺的好地方」這思想去的，一到那裏，却反一點也沒有自殺的意念了。我覺得在那裏，是得不到死的感興的。因為風景太優美秀麗了，沒有陰惡慘淡的氣象，而死的感興，似乎須有悲涼悽慘的環境去引起的。我和面貌嚴重的陶公，曾這樣說，他也點頭表示同意，Mrs. 的太太，聽了這話，笑了，大概在他們幸福的生活，這種無聊的思念是一點也沒有的了。

不過話又要說回來，K太太的發見也許是不错的，因為心境天氣，都有關係。我們去燕子磯時的心境，雖然不十分高興，但也不是十分悲感，想自殺去的；當然，K太太去的那時，也一定是這樣，或者她新得到了美國來的「冰淇淋」，還是抱着滿腔的喜悅的。但是那時的天氣也許有不同罷。我們去時，正是日麗風和，鳥鳴綠樹，燕子磯突出江中，下面波平浪靜，帆船往來，前面不遠處，一片平蕪，是一個很大的沙洲。原來燕子磯不是在大江的正流當中的。所以波濤洶湧風雲開闔的景象是沒有的。或者，在陰沈晦暝的天氣，有這種景象也說不定，然而我沒有去

過，不能說了。

(下略)

少云，於南京。

馬來人的餽餽擔

春 茗

你說中國人缺乏羣力，你看過馬來人便知道中國人能力之大了。說句罪辜的話，在南洋的中國人真是沒有一個不富有的，因為中國人勝過馬來人，所以能掙馬來人的錢。

馬來人中沒有一人有一百元以上財產，就不能有一百元以上資本的馬來人專業：他們只有頭上頂的肩上的挑的營業，他們是不能由兩人合營一業的。做車站的檢票員是最高職務了。

譬如下了兩天雨，馬來人的餽餽擔挑不出去，他的資本吃完了，於是走到中國人家裏來借貸，抵押品是沒有的，然而中國人不怕他少還，借他兩盾，名義上是兩盾，實數只能拿一元八，此後加利按日拔還幾角，結果本利數目相等了。又如一個馬來人到中國人的店裏來看一頂草

帽，中國人就會對他說：「帽子如果喜歡，可以買的，錢過幾天不要緊。」因中國人知道他種着某地方的田，金黃的穀已成熟，再過十天可收了。於是以前以廉價抵押着充帽價。馬來做衣不能買整匹的布，也不能幾個人合買分用，中國人應他們需要，就以重價分賣給他們。鹽是十二包一箱，連只買一包都不易買到的，而馬來人每次買鹽只要五個銅子就夠了，又是中國人零星賣給他們的。

馬來政府荷蘭人很妬忌中國人的得利，所以很是挑撥，說中國人吸馬來人的血。是的，中國人吸他們腳趾尖頭的血，荷蘭人是吸他們大腿裏的血的呀。

你說中國人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是的，中國人造不起房子，由帝國主義者造成大批的里房，給中國人分居，中國人造不起鐵路馬路電車自來水，帝國主義者造了，由中國人加重本利的零星還給他們。要中國人打倒帝國主義，必需如馬來人能自買整匹的布，能自買整箱的鹽。

你說中國人受帝國主義的侵略，不過，階級的，中國人也侵略馬來人。中國人不能以「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來自慰；中國人做了侵略者而又做了被侵略者，是中國人的大恥辱！

慶麟先生曾在南洋任事，告訴我這種情形。

應時小品

江紹原

——小品二一四——

十七年七月二日（戊辰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時事新報有一條標題為「愚民上當」的新聞，文如下：

日來市上發現怪傳單二種，均言舊歷五月十二二十三等三日應絕烟火，否則瘟厲人死大半，並謂十三日下午天降紅雨等邪說，市政當局已命令嚴究，但一般愚夫愚婦以及老嫗等信以為真，斷食烟火者頗不乏人，而昨日為最後一天，此輩迷信男女口誦佛號磕頭如搗蒜，不以為苦，愚態可晒，惟前昨兩日終日天氣晴朗，非但紅雨不下，即尋常雨水全無，此種惑衆妖言，可不攻自破，然三日間忍飢耐餓之輩，當天呼上當不止，然亦咎由自取也。

所說傳單，想必和我錄在小品二一三（見貢獻三卷五期）裏面的那個差不很遠，不過我止見過一種，而時事新報的訪員說有兩種之多。這兩種傳單如其有一種不與或兩種均不與我所見者相同，我極想一閱。上海方面似乎有我

們禮部的義務訪員（例如招公勉之），我恭候他們通信。

七月二日

七月十九日續寫：一位徐元甫君在上海社會醫報第廿二期（七月七日出版）上面告訴我們：「昨天我經過北四川路，看見某公司儲蓄部內的寫字檯玻璃下面，夾着一張很奇異的傳單，他的標題是「各界注意今年的瘟疫」，下面敘明姓王的印送的。後來我到朋友的家裏，在他的桌上，又發現一張同樣的傳單，……下面印着劉公館啓。」

後半夜的標語

山查

「新月」月刊第一卷第五號，登着一篇極有價值的文字，是胡適之先生的「名教」。——「名即是文字，即是寫的字。名教便是崇拜寫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寫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

他從江紹原先生所搜輯的關於「名」的小品講起，一直講到「牆上貼一張活埋田中義一」同小孩子貼一張「雷打王阿毛」有什麼分別？」

標語的來源：「有人說，這都是從蘇俄學來的法子。這是很冤枉的。我前年在莫斯科住了三天，就沒有看見牆上有一張標語。標語是道地的國貨，是『名教』國家的祖傳法寶。」

這種批斷的眼光，是極犀利的，可惜胡先生忽略了一件事實：他所看見的完全是「後半夜的標語」，後半夜的戲是照例不大認真的。

國民黨盛時，政由黨部出，標語非經中央頒發者，絕無入敢自由創造。胡先生沒有看見北伐未出發以前中央黨部在廣東時的國民黨（你只要問科學社和學藝社的社員，他們都曾目擊，必能告你一個大概），胡先生也沒有看見甯漢未分裂以前中央黨部在武漢時的國民黨，多少人的夢想都寄托在國民黨三個字上。那時的標語所示，從未見如何好高務遠，像為要過發財懸而貼一張「對我生對」一般，却是切切實實，幾乎說得出做得到的。

那時不是有收回租界一條標語麼？漢口九江的租界，完全是在這條標語的領導之下收回的。這不是迷信文字有魔力，聊以過畫餅充飢的癡，這是堅信自己有能力，纔願發似有魔力的標語出去。

可惜的是國民黨的領域一天一天擴大了，黨外的人才逐漸逐漸延攬進去了，基本的同志一天一天的夭折和凋謝了。「黨同伐異」是自古已然，除了今日的國民黨，誰也沒有擺脫的魄力。所謂「黨同伐異」者，就是愛惜自己的同志，不像魚卵一般，成千成萬的產出來，成千成萬的喫下

去。豈但魚卵而已，現在是成羣的小魚，游進大魚之口去了，整條的大魚，糜爛成零星的小塊而被小魚啄食了。自國民黨「黨異伐同」的精神一表現，戲就變為後半夜的戲，一切都成了後半夜的，不但是標語一端而已。

（我是從未向租界裏的所謂雜誌投稿的，我以為中國之大，難道連一塊辦雜誌的地方都沒有，為什麼大家都要擠到租界裏去呢？我根本上看不起全國文化的放射點是外人的租界。大書鋪，大報館，都在租界裏。只要一且外國人下旗歸國了，中國境內沒有外人居留地，中國人的文化便永遠完了，這是何等可以駭怪的事。但是理論自理論，事實自事實，你得想想，像申報那樣的一個大報館，如果被放到中國地方去，它能有五十餘年的壽命？還不是遲早當一顆魚卵被大魚吞去！既在租界裏，自然應有它在租界裏的樣子。我住在租界裏的八字金籤是「烟酒嫖賭，莫談國事。」一談國事便要喚起民族意識，民族意識一喚起便不願住在租界裏，一走出租界便有被大魚吞去的危機。所以除「福爾摩斯」等兩三個小報以外，我絕對不投稿。今天因為看了胡先生的一篇「名教」，令我五體投地的佩服，同時因為我曾見過國民黨的黃金時代，共產分子不敢把持，腐化分子不敢侵蝕，武裝分子不敢跋扈，一切命令都由黨部發出，那時真真做過幾齣前半夜的熱鬧戲，所以不由得「白頭宮女閒坐說玄宗」一般，對胡先生說明一聲：您老先生看見的只是後半夜的標語。）

附錄

汪精衛先生與林柏生先生

討論黨務

▲林柏生先生致汪精衛先生函

精衛先生：

頃由留歐通訊社四月七日通訊，得讀

先生三月廿九日致此間四十一號總支部覆書，捧誦再三，欣慰無似。本黨自十三年改組，至今雖僅四載，然就革命的觀點言之，實中國革命史上最重要之階段。

先生將改組的精神，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奮鬥之經過，三月二十之變，漢甯之戰以至於廣州事件；及蔣介石同志之復職，分列十餘項，詳釋其因果變遷之關係，實為本黨自改組以來最重要之歷史的文據。且本黨所負歷史的使

命，自推翻封建制度以至於民生主義之最終建設，包括一極長期之歷史的進程。惟其如此，故在本黨領導下之民衆，其所代表之社會階級性至複雜，亦惟其如此，故本黨既非代表任何單階級的政黨，更非各階級的大聯盟。（若干階級之臨時聯合鬥爭機關，共產黨人常作如是說，以便利其背叛本黨之企圖，愚意此乃清厘本黨理論應注意之一點。）實言之，本黨之目的，在於集中被壓迫民族中各階級之最覺悟的革命分子，組織之，訓練之，使成爲「超階級」的革命黨，以負起中國底及世界底歷史的無間的革命之責任。社會是演進的，革命是無間的，則本黨自身——不是牠所代表的及領導的民衆——必須爲「超階級」的結合，然後能依照社會底演進，完成革命進程上各階級之歷史的使命，其理至明。謂本黨爲資產階級的自由黨，——及棒喝團，——或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固體，謂本黨爲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社會黨，——如德之社會民主黨，——尤謬。至若戴季陶之孔教民生哲學，——相當于英國之基督教社會主義，——李石曾之潘魯東化的孫文主義，則更爲穿鑿附會！然於此吾人猶有應注意者，則「超階級」性的結合，其形成當較任何單階級性或複階級性的結合爲尤難（但非絕不可能）。故在未結合爲最嚴密的超

階級性的組織之前，本黨黨員傾向之複雜，自是客觀事實上不可避免之事。社會力量之分配與社會進化之程度有關。社會每經一度之進化，社會力量即起一回新的分化與綜合，世界革命史上以革命而始者竟以反革命而終之事變，層出不窮。以此本黨自總理首倡革命以來，中經幾許的分化與改組，三十餘年始成今日之雛形，亦即以此。而「自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一般忠實同志在總理指導之下努力奮鬥，使本黨之組織與紀律日加嚴整」，然此組織與紀律即為跋扈武人與腐化分子所最仇視不忘者。而同時共產黨人為求達其篡奪本黨之目的，則又僅望本黨有空洞的擊殺無充實的精神。故自總理逝世後，一方面跋扈武人與腐化分子既勾結一切封建勢力，與新興資產階級，力圖建立封建的與資產的聯合專政；他方面共產黨徒復乘機煽惑半封建底非純粹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利用一切土棍地痞流氓搗亂社會安甯，冀以人工造成「中國之莫斯科的蘇維埃化」。數年來中國革命之進展無日不在此兩種傾向之劇烈的鬥爭中，間有一部分以中派自居的同志，——大都小資產階級分子，——又往往欲以左右縱橫的手段，造成中國革命之「羅伯斯比」，以柏觀之，此種傾向縱能防惡化之危險，終必令本黨斷喪於跋扈武人與

腐化分子。蓋所謂中派，其政治主張社會基礎本至動搖，究其終極必降服于右派可無疑也！試觀四次會後，跋扈武人日益猖獗，腐化分子充斥各地，可瞭然矣。處此情況之下，究將何以尋出路耶？跋扈武人腐化分子為黨中姦賊，黨中姦賊為本黨組織與紀律最大的敵人，據過去以測將來，則先生此書，實示吾人以今後奮鬥之方針，固不特一重要的革命史料也。惟柏於此時期中各次之事變尙有未能了然者，厥為三月二十之變，蓋此時柏尙遠在莫斯科，雖微有所聞，然皆路聽途說，殊不足靠。返國後詢諸同志，則又衆議紛紛，莫衷一是，語其大要約有五端：

一，共產黨欲建立工農政府，故蔣不能不以斷然的手段處置之。

二，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衝突日甚，蔣為免除軍中糾紛，故解散兩會，另組黃埔同學會，共產黨政治工作人員悉令退伍。

三，西山派聯蔣以倒汪，共產黨聯汪以倒蔣。

四，蔣主張北伐，包羅庭反對甚力，故蔣欲去共，共亦欲倒蔣。

五，先生因相共，故憤而去國。

然此強半臆斷之詞。（第五項之純屬譁議，尤為明顯。曾

憶在俄時，孫文大學教務主任亞哥爾，曾以孫大共產黨書記名義，向柏詢及 先生去國後地址，并謂係第三國際委員詢問者。柏答不知。復謂倘將來吾人——俄人亞哥爾自稱——仍未能知，可否代為訪查。柏以九月十六日離俄，此談話係在八月念間，則由四月以至九月第三國際猶未知先生所在，未能與 先生通音問，而謂先生因担共而去國，諒則信之。惟亦不無應研究之點。謂共產黨即欲建立工廠政府，未免神經過敏。謂共產黨全無動作，亦殊弗可。事變之後，被遣歸俄之某顧問，曾對某同志言：雙方均有錯誤，言外之意，概可想見。反之若謂蔣之處置純為對付共黨問題，則何以事後竟仍有受第三國際之語，及設立聯席會議之議。凡此種種，皆柏所百思而不得其解者，因將訪詢所得，并述之以問于 先生。倘 先生于休養之餘，能為之告則幸甚。當此，謹致

林柏生上。五月二日。

▲汪精衛先生覆林柏生先生函

柏生先生：

五月二日的來信，已經收到。我讀了來信之後，所最歡喜佩服的，便是來信已解答了本黨目前最緊要的一個難

問。我會說過，反共以後，最緊要的工作，莫過於清理本黨理論。這種工作，如不能做到，則其他一切宣傳運動，種種工作，幾乎無從做起。如今來信所說的「本黨之目的，在於集中被壓迫民族中各階級之最覺悟的革命分子，組織之，訓練之，使成爲一超階級的革命黨」，「故本黨既非代表任何單階級的政黨更非各階級的大聯盟」，「謂本黨爲資產階級的自由黨或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固謬，謂本黨爲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社會黨尤謬」，「真可說得反共以後清理本黨理論的一篇重要文字。有了這種理論，則此後本黨同志宣傳運動得了方針，不致誤入歧途。這是我所最歡喜佩服的。來信所說，我從前在論文及演說裏，也曾說過一二，例如「黨與民衆運動」裏頭有一段說，「我們相信中國之國民革命，是以帝國主義爲對象的，所以必須喚起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以從事國民革命，因此國民革命的黨，天然是多階級的，凡是多階級的黨，必不能以一階級的專欲而底於成功，故非各階級集合於一個共同目的之下，爲共同目的而奮鬥，同時調節各個之特別目的，則此各階級終不能得真正之聯合，黨的領導之必要，即在於此。」這段議論與來信所說大致相同。在「我們要建設怎樣的國家」裏頭，也有這樣的話，我那時所說「真正之聯

合」，是已經感覺到共產黨徒「若干階級臨時聯合鬥爭」之說，有無限陰謀及弊害在內，所以想起來矯正。如今與來信比較看來，我所說的「真正之聯合」，遠不如來信所說的「超階級」之意義周密。而且來信明明指出「若干階級之臨時聯合鬥爭機關，共產黨人常作如是說，以便利其背叛本黨之企圖」，大為透關痛快。

去年秋間我在九江的時候，曾和甘乃光同志說過，「本黨所代表的是民族利益」，這是三民主義裏明明白白指示給我們的。民族主義裏所叮囑反覆的固然如此，就是民權主義裏也何嘗不是如此。除了申述民權主義的原理之外，便急切指出說：「歐洲從前因為太沒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到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狼堅固的團體。」又說，「要把我們國家的自由恢復起來，就要集合自由或一個狼堅固的團體，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國家成一個大堅固團體，非有革命主義不成功。我們的革命主義，便是集合起來的士敏土，能夠把四萬萬人都用革命主義集合起來，成一個大團體，這一個大團體能夠自由，中

國國家當然是自由，中國民族才真能自由。」就是民生主義裏也何嘗不如此。除了申述民生主義的原理之外，便沈痛說出中國民族因為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連食飯穿衣都無法維持，這是何等的發人深省。所以「本黨所代表的是民族利益」，實在是三民主義裏一貫的理論。來信所說「集中被壓迫民族中各階級之最覺悟的革命分子組織之訓練之使成爲一超階級的革命黨」，實在是最能說明本黨之性質及基礎，無論何人，都不會有疑義的。

來信又說到「超階級性的結合，其形成當較任何單階級或複階級性的結合爲尤難」。這一段議論，將歷年本黨複雜糾紛之原因和盤托出，我讀了之後，只有悲從中來。如今本黨有些號爲同志的，其步驟已經和民國元年以後的樣子差不多了。他們已經一交跌倒在帝國主義的懷裏，要和北洋軍閥及其蒙養之官僚政客爭食餒餘了。他們已經把三民主義裏頭所諄諄指示的話忘記得一句不賸，而且向着相反的道路走去了。先生，他們已經連主義都丟掉了，你還說些「組織」「紀律」做什麼？你不看見他們已聽了我一個「黨紀先生」的頭銜麼？老實說一句，他們黨且不要，何況于紀？我于悲從中來之後，我依然擦乾我的眼淚去和他們爭鬥，我一定要將他們的劣根拔去，因為我覺得他們的可

黨，並不惠于共產黨。

以上我答你來信的話，簡單極了，因為意見沒有什麼衝突，所以也就沒有什麼囉唆。

來信還有問我的話，就是關於「三月二十日之變」。我於此次事變，從未有說明過。如今來信既然問及，我便也答幾句。只是我不願發空議論，我只願拿事實來證明。我既然只願拿事實來證明，則於我之行止，不能不先說幾句。我於三月十二日以後，因肝糖病重，在辦事時候屢屢暈倒，所以自十八日起便請假在家調養。二十日事變之後，蔣同志及其他同志因我不能起床，所以都到我家中間不正式會議，邀開過一次正式的政治委員會會議。二十三日以後我便離家，不久便離國。在我離家以後，蔣同志及其他同志屢有懇切的挽留函件。離國以後，也不時函電往來。這就是說三月二十日以後，我並沒有和蔣同志翻臉。及至去年四月十五日，我在漢口聞得南京不待中央決議即舉行清黨，纔和蔣同志翻臉的。

我的行止已經說明，我便可拿事實來證明來信所舉五項那一項是確的，那一項是不確的。

第一項說：「共產黨欲建立農政府，故蔣不能不以斷然的手段處置之。」如果這樣，則共產黨徒當時已公然背叛國民

政府，那麼，蔣同志至少也要將這些背叛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徒照謀叛治罪，何以蔣同志當時並沒如此辦去？而且於五月間中央全體會議提出黨務整理案時仍然繼續容共政策，並且主張和共產黨開聯席會議呢？可見得說不確了。

第三項說：「西山派聯蔣以倒蔣。共產黨聯汪以倒蔣。」聯蔣倒汪是西山派的口號，我前年七月間在法國南方海邊養病時候會覓蔣同志一封信說及此事，很滑稽的說：「西山派聯蔣倒汪祇做得一半，因為汪雖倒了，蔣仍未聯。」這話不錯，西山派至今還聯蔣不成。至于共產黨聯汪倒蔣云云，也許當時有些人要造出此口號，但是事實何在？如果說李之諤要將中山艦來倒蔣，那未免太兒戲了。況且若然如此，則李之龍彈在不救，何以事後蔣同志并未將李之龍治罪，而李之龍僅僅聲明脫離共產黨，便已釋放呢？所以中山艦案，實不過一種風聲鶴唳罷了。

第四項說：「蔣主張北伐，包羅庭反對甚力，故蔣欲去共，共亦欲倒蔣。」這完全與事實不符。包羅庭於前年二月離廣州赴北京，當三月二十日事件發生之時，尙在北京。其後由北京繞道蒙古以至海參威，由海參威下船和胡漢民等同載，於四月底（或五月初）始回到廣州。那時我已離國了。包羅庭回到廣州以後，有沒有反對北伐，我不

得而知。若說三月二十日之事，是由包羅廸反對北伐而起，太不問事實了。

第五項說：「先生因相共，故憤而去國。」這段來信已證明其不確了，我再加幾句話。我于三月二十三以後，擬搭去國，係由廣州經香港搭法國郵船安者號直至馬賽。當時我已解除政府職務，兩三個人，學生生活，當然沒人注意。到馬賽後，病勢驟降，延至九月十五日，終不能不在病院行剖腹療治。十月抄，廣州中央催促回國，勉強行至柏林，又復病倒。直至去年三月始再成行。三月八日到莫斯科，十二日離莫斯科，經西比利亞鐵路及由海參威搭船，於四月一日到上海。在去年三月以前，絕少與國內外同志通訊，僅有答覆中央催促回國之函電及答覆蔣同志等幾個人的函電。到莫斯科後，聞得黨內分裂消息，兼程趕回，統計在莫斯科，前後不過五日。

以上四項，都是不確。只有第二項所說，「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衝突日甚，蔣為免除軍中糾紛，故解散兩會另組黃埔同學會，共產黨政治工作人員，悉令退伍。」這實是二月二十日事件醞釀爆發的一個原因。我今就我所知，詳述如下：

十三年春間總理改組本黨以後，跟着就辦黃埔陸軍軍官學

校，任命蔣同志為校長，廖仲愷同志為校黨代表。當時總理所給我的使命，是往來於北京上海廣州之間。所以我在廣州的時候，雖然也在校裏担任教授，卻是除了演講以外，校務從不過問。直至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廖同志被害之後，我方纔兼任該校的黨代表。那時候孫文主義學會和青年軍人聯合會的衝突，已是很激烈了。須知道這種衝突是無可避免的，無可調和的。然在當時廣州革命根據地方處於帝國主義軍閥及反革命重重包圍之核心，這種衝突如果發生，則廣州革命根據地必然搖動，所以當時蔣同志和我都是注意於防止這種衝突之發生的。試看當時蔣同志在汕頭總指揮部所著論的「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同學錄序」和我在廣州省城所著論的「我們應該怎樣的努力」可以看出我們兩人意思相同。蔣同志還有一篇「總理實行中俄聯合的意義和世界革命統一指揮的必要」，是十一月七日在汕頭總指揮部所講演的，措辭更為激昂，其用意無非策勵兩派，使同為國民革命盡力，不可互相衝突。只是蔣同志和我這一番工作，都是徒勞。這種互相衝突的形勢，至十二月底而達于短兵相接的程度。蔣同志因此由汕頭回到廣州和我一同處理這種糾紛。第二次代表大會於前年一月一日開幕，大會所決定的是依然繼續總理聯俄容共的政策。孫會當時不

免失望，而且西山派正在北京隱在帝國主義與軍閥兩重保護之下借反共的口號來反對廣州革命根據地。孫會雖然和西山派沒有什麼關係，但總覺反共二字幾乎爲反革命者所藉口，所以表面上的活動一時也就頓挫了些。而青會對之卻趁勢要將他壓倒。蘇俄顧問因黨派關係，當然暗中幫助青會，因此又惹起了孫會之激烈反攻。其形勢之軋轢，至於如此。所以前年一月及二月間，是蔣同志並沒有拋棄聯俄容共的時候，而三月二十日之事，也就於此醞釀爆發了。蔣同志做三月二十日之事，是獨斷獨行，未嘗謀之於我的。就事後蔣同志給我的手書及蔣同志所做出來的事情看來，可以歸納到以下兩點：

第一，蔣同志並沒有拋棄聯俄容共政策，尤其沒有拋棄聯俄政策的意見。

第二，蔣同志以爲國民革命是本黨的使命，應由本黨主持，對於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不可不加以裁抑，以免大權旁落。

以上兩點，是蔣同志當時的根本思想。因爲有了這樣的根本思想，所以聽得關於中山艦的一方面的報告，便有觸即發。後來雖然知道這一方面的報告是不實的，但藉此裁抑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也未爲非策，所以就這樣

的幹下去了。試看三月二十日以後的事，都是跟着這條線路來的。就容共來說，規定了跨黨分子，不得爲本黨最高黨部的部長，因此擄走了組織部長譚平山等。蔣同志以爲如此已可裁抑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了。容共政策並沒改變，跨黨分子仍然存在，而且還提議開南黨聯席會議。就聯俄來說，羅加覺夫基散嘉都繼走了，蔣同志以爲如此已爲裁抑蘇俄顧問之勢力增長了。聯俄政策並沒改變，鮑羅庭加倫依然受蔣同志之歡迎，而且還在黃埔軍校演說有「願受第三國際指導」的話。

此外還附帶着一件事，便是解散了孫青兩會，另外組織黃埔同學會。本來孫青兩會的軋轢，其主原因，是由國共兩黨的問題而起，其副原因，則是由孫青兩會分子之積不相能。蔣同志以爲國共兩黨的問題，既得了相當的辦法，便趁此解散了孫青兩會，另外組織黃埔同學會，統一了基本軍隊的意志，以便同心協力，爲國民革命而奮鬥。這種意思，蔣同志在黃埔同學會的演說裏，已經淋漓盡致的，表現出來了。

以上是我所認爲三月廿日之事的真正原因，至於蔣同志當時何以獨斷獨行未嘗謀之於我呢，就事後蔣同志給我的手書看來，是慮我不能同意，以致不能進行，所以只得自己

獨斷獨行的做去。

如今且就三月二十日之事，下些批評：

我還記得當三月二十日之事發生後，西山會議派高興得了不得，曾發出一個嘉獎蔣同志的電報。以後看見蔣同志依然繼續聯俄容共政策，方纔復歸於攻擊的態度。不但西山會議派如此，便是其他同志，也未免有些以為蔣同志何不「一不做二不休」，橫豎三月二十日之事已經給聯俄容共政策以一個打擊，何不直截了當拋棄聯俄容共政策，省得以後又醞釀爆發出無窮糾紛呢。這些說話，完全沒有體察當時的環境。須知道當時一方面正和帝國主義軍閥及反革命者作戰，一方面又拆散了自己的聯合戰線，這是何等的危險。「夾攻中之奮鬥」，是苦語不是壯語。處在夾攻的形勢中，固然要整頓全神，悉力作戰，抱着一個不計成敗利鈍的念頭，也要審度形勢，分出個緩急先後，方纔能將敵人各個擊破。自從總理定下聯俄容共政策以來，有些同志，無心和帝國主義軍閥及反革命者作戰的，當然只有看到聯俄容共政策越早拋棄越好。至於那些正和帝國主義軍閥及反革命者作戰的同志，如何能不顧慮到自己的聯合戰線發生動搖，授敵人以間隙呢？所以蔣同志當時之不能拋棄聯俄容共政策，實是環境所不得不然，無足為異的。豈

但三月廿日以後是如此，便是去年四月間，蔣同志決心分共的時候，還說並沒有拋棄聯俄政策。直至去年十二月間方纔在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預備會議席上，提議對俄絕交啊。

然則我於當時，何以不於事後贊同蔣同志之斷然處置呢？我會想過，假使蔣同志於三月二十日以前，將這辦法，徵我同意，我便怎樣？我還是贊同，和蔣同志一致行動呢？還是拒絕，和蔣同志決裂呢？我不可不嚴格的自己審問自己一番。國共兩黨之合作，任何一方面，都知道是暫時的局面，不是永久的局面。但一度聯合戰線之後，到何程度，到什麼時候，方纔拆開，始為恰當，則人人所見不能一致。不但本黨裏頭，爲了這個，生出無窮的糾紛，便是共產黨裏頭，也爲了這個，生出不斷的爭執。關於共產黨的，不用說了。關於本黨裏頭的，幾乎可以說是改組以來種種複雜變化的一個總原因。所以我此時如果將自己審問自己的話，向先生說出來，倒不如將我以後所做出來的事情，來做個證明，較為適當。我於去年四月初旬在上海的時候不是拒絕過蔣同志等「不待中央決議即舉行清黨」的主張麼？我於去年七月間在武漢不是向中央提議實行分共麼？我於向中央提議以前，先約同非共產之中央委員，開了十幾次的

談話會，取得大多數之後，又招集非中央委員之重要同志，軍人非軍人都在內，作了種種的說明，及作了種種的準備之後，方纔向中央提議。通過之後，方纔實行。我這樣做法，或者有人以為「遲慢」，以為「容易誤事」。但我總以為應該如此。便是賜我一個「黨紀先生」的頭銜，盡情醜詆，我還是總以為應該如此。明白了這一層，就可以知道我於三月二十日以後，所以不能事後贊同蔣同志之斷然處置的緣故了。中央之沒有威權，由來已久，不獨北京政府爲然，國民黨所樹立的政府，也是如此。自從總理於十三年春間改組國民黨以後，方纔將權力漸漸集中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但是楊希閔劉震寰猶在，黨的權力不能實現於軍事政治各方面。及十四年夏間，楊劉掃滅，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凡事都根據着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努力奉行。於是黨的權力，方纔漸漸的實現於軍事政治各方面，廣東方纔得以統一。到了十五年二三月間，廣西也來一致結合了，湖南也來聯絡進行了，北伐大業漸漸的也有了基礎了。而三月二十日之事，事前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毫沒有知道。我那時是政治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三月二十日，廣州戒嚴，軍事委員會並沒有知道。我是軍事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三月二十日，第二師團黨代表以下，都被拘留。我是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我的責任，應該怎樣？我這時候，以爲不問這事情做得錯與不錯，而這件事情做法，不能說是不錯。我只責己而不責人，我以為皆我不能盡職所致，所

以引咎辭職。恰好蔣同志也在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裏，自請處分。如此，則中央威權猶在，我和蔣同志，也不致因這事情而至於決裂了。

以上是說明我於三月二十日之事的態度。我這種態度，始終是一樣的，就是蔣同志等在去年四月十五日所做的事，我以為不問這事情做得錯與不錯，而這件事情的做法，不能說是不錯。這樣事情，也不待中央決議，便斷然去做，則中央要來何用？所以這一回，我便不幸的和蔣同志決裂了。及至去年十二月間，蔣同志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進行困難的時候，誠懇懇懇的，出來維護，對於武裝同志，諄諄忠告，以爲武裝同志，離開了黨，便成爲軍閥，這一番忠告，至少又使一班武裝同志，懷了忌憚，不敢阻撓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進行。我對於蔣同志，完全諒解。所以於去年十二月十日，有催促蔣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之提議。

事至今日，特別委員會已取消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已開會了。蔣同志在中央裏頭，爲黨務政治軍事之領袖，負起責任，以戮力於國民革命之進行了。從前舊事，一筆勾消，已無復提起之必要。不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先生來信，鄭重問及，想是這個意思。我便就我所知，一一答覆，於舊事重提的時候，不參雜一毫客氣，務求明白事實之真相而已。此致

汪兆銘謹啓。

五月十八日。

本刊上期

劉既漂建築專號

下如目要

- | | |
|--------------|-----|
| 劉既漂先生作建築圖及圖案 | 十一幅 |
| 水面上的圓痕向著無窮擴大 | 孫福熙 |
| 所望於劉先生 | 林文錚 |
| 初識劉既漂先生 | 夏康震 |
| 美術建築 | 劉勝榮 |
| 美化社會的重擔由你去擔負 | 李村園 |
| 建築原理 | 劉既漂 |
| 色彩與情調 | 劉既漂 |
| 雷峯與閉沙 | 劉既漂 |
| 南京改造 | 劉既漂 |

當代 第三編 目錄

插圖

時事畫 五幅
 易卜生像 兩幅
 易卜生手筆與居宅 兩幅

新黑暗時代
 美國國際主義與蘇俄
 第三國的兩政策
 從馬克思主義到斯大林主義
 英國的對華悲觀論的盛行
 可注目的混亂中得救嗎？
 中國南方政府承認問題
 蘇俄的農業勞動者
 俄羅斯的婚姻問題
 吾自生的故事
 俄國現文研究的方法問題
 最近的高爾基
 化學與農業革命
 將來的革命
 神話中之列甯

Count Hermann Keyserling
 Frank H. Simonds
 Arthur Ransome
 "The Road to Freedom"
 米田實
 布施榮治
 西山榮久
 報知新聞
 N. K. Krupskaya
 日瓦國勞工局報告
 Bertrand Russell
 L. Aus
 Yozsenskiy
 昇曙夢
 Oliver C. Pittman
 Waldemar Kaempffert
 Joshua Kuntz

實價五角

現已出版